

謠言的來源



緒言

居於客觀的地位，把現社會的實在情形，一點不參加主觀的意見，也一點不加修飾，曲曲折折地寫了出來；這是小說家一種最忠實的態度。

在現在這一種私慾橫行，理性滅絕的世界中，尤其是在這黑霧迷漫的中國，有什麼好的模特兒可供描寫呢？倘欲寫時，無非描出幾個土豪、惡霸、淫棍、奸徒……的醜惡的影子罷了！但是我總佩服伯攸，因為他在絕無可寫之中，終究還寫出星火、獸子這兩篇東西來！這是何等地可使我們一般新青年吐一吐氣啊！

一七，九，四。著狂於上海。

目次

- 一 謠言的來源
- 二 獸子
- 三 村人們的信仰者
- 四 錢紳士的消夏
- 五 星火
- 六 鄉下老爹的箱子

謠言的來源

一 原起

A軍和B軍開火的消息，已經傳到S地了。他們的戰場，雖然離S地有百餘里路，但是S地的人民，一向就知道B軍中的那些官兵們，大部分是土匪改編的；他們不論是勝是敗，祇要開拔到了一處，便實行搶掠、焚燒、姦淫……，務使那地方不留寸草，才得罷手。

S地的人民爲了這個緣故，所以誰都在禱祝A軍勝利，節節向前進行；那末，庶幾那殘暴的B軍，不日便可殲滅淨盡了。否則，A軍如果一失敗，B軍當然要逼迫過來的。到了那時，S地是他們必經之路，怎能避免他們的殺戮淫掠呢！

實在的，S地的人民，並不是生成的特別懦弱而膽怯，祇因為這幾年來，屢次受着軍閥的恩惠，即使富有之家，也已經剝削殆盡的了；何況那些小本營生的小商人，以及「一日不工作一日不得食」的小工人，聽到了這個開戰的消息，自然早已耽起心來了。

在這風聲鶴唳的時候，S地却有一個應時而生的人物，——這就是樂天里第三弄中一個住戶，大家喊她嘉興嫂嫂的。

她的確是一個道地的中國型的婦人，她所具的美德，共有兩種；第一種是善於譬解；第二種是喜歡造謠生事。

當戰事日緊，A軍岌岌可危的時候，她曾經對衆鄉鄰說過：「A軍如果敗退，B軍真的進駐到S地來，我是不怕的；我既沒有財產，

更沒有孩子，逃起來總比人家要便當些。再不然，即使被他們捉住了，當了他們的臨時夫人，我就譬如多嫁了幾個丈夫。而且，要是運氣來了，還可以在他們沿路共來的財產中，分得一些餘潤呢！」

嘉興嫂嫂雖是這樣說，可是，鄰人們都沒有像她那樣樂天，女人們也不會像她那樣沒廉恥，所以大家依舊天天過着恐怖的生活。

嘉興嫂嫂在這種情形中，倒又獲得了一個極好的機會：她就打算利用了衆人的恐怖，預備報復她平日的仇恨。

她想：左鄰右舍，平日全是吃好的，穿好的，而且也都是兒孫滿堂，非常熱鬧；和自己的孤寂貧苦的生活，真是大相懸殊。——她平日對於這些，就十分痛恨的，現在，可就有了報復的機會了；因此，

她祇要得到一些不好的消息，便跑到各條街堂中去大事宣傳；使那些多財或多子的鄰舍們，嚇得有了魚肉不想吃，有了綢緞不想穿；嘉興嫂嫂便感得渾身舒適，滿心歡喜。

二 空心彈

嘉興嫂嫂一天天地忙碌起來了，她鎮日祇是東奔西走，找尋她造謠的材料，或者實行宣傳謠言的義務工作。有一次，李家好婆偶然在廚房中說：「呀，一個蛋打碎了！」她就對別人宣傳說：「不好了，剛才李家好婆說，B軍的炸彈打來了！」又有一次，王家阿姨說：「一隻小雞會飛了！」她又告訴人家說：「不得了，王家阿姨說，B軍的飛機飛來了！」

人家聽慣了這種謠言，雖然常常付之一笑，可是，有的時候，却也不免會上了她的當。

一天傍晚，嘉興嫂嫂在衙堂中找不出甚麼造謠的材料，心中正在不快，便懶懶地踱回自己僅有的亭子間裏來。

她開了房門，剛才坐定，忽然聽見寄住在前樓的兩個大學生，似乎談得非常起勁，她便悄悄地蹓到樓梯口，豎起了耳朵，偷聽他們的談話。

姓王的大學生首先說道：「呀，敗了，敗了，這次真是糟糕極了！」

接着，又聽見姓張的大學生道：「怎麼真會失敗的！這邊的人馬

，不是個個都勇健耐戰的嗎？怎麼連這些么魔小醜都打不過？」

姓王的嘆了一口氣道：「你沒有知道哩，今天派着老李守衛右翼，但是他却從來沒有上過戰場的，所以一時手忙腳亂，實在沒有方法應付對方，——真好笑呢，他們那邊一個空心彈過來，他早已跌倒了！」

姓張的道：「難怪，像老李這種人，本來就不配上戰場，怎麼可以派他守右翼！不過，像老何那樣，總可以和敵人抵抗一下的呀！」

姓王的道：「老何？祇靠他一個人，無論怎樣勇敢前進，那裏還濟事！」

姓張的道：「那末，老趙呢？老陳呢？……他們個個都是健將，

難道也不行嗎？」

姓王的道：「老趙雖然攻過去了好幾次，可是，後方沒有人接應，他也祇得退下來牢守自己的地位；老陳却又生了病，沒精打采地，那敢和敵人們去對抗！」

姓張的又嘆了口氣道：「就這樣敗了嗎？」

姓王的道：「怎麼不是！敵人們個個勇氣十足，拼命向我們這方面衝鋒，不到二十分鐘，已被他們衝進了五次！」

姓張的又道：「後來怎樣呢！」

姓王的憤憤地道：「後來，誰還耐煩再站在那裏，橫豎，全軍覆沒的了，還要說甚麼呢？」

姓張的使用拳頭在桌上擊了一下道：「可恨，可恨，此仇不報，非丈夫也！」

姓王的又說：「……………」

等

嘉興嫂嫂聽到這裏，實在有些耐不住了；她心裏想：這一定是A軍敗退的消息了。在一個月以前，A軍駐防在S地的時候，不是時時有好些軍官，來訪問過那姓王的學生嗎？而且，她還記得，內中有一個是姓王的學生的姊夫，面皮白白地，腰支細細地，長得非常的漂亮。大約他們所說老李、老何、老趙……等，就是這一班軍官吧！不過，他們所說的空心彈，她委實有些不明白，幸虧，她是善於譬解的，所以，不一會，她自作聰明地造成了一個新鮮的解釋：「空心彈，一

定是外國新發明的一種炮彈；大約也和子母彈，開花彈……同一種類
的東西吧！」

她自以為這個消息非常重要，便急急地趕出門去，臨時召集了些
鄰舍們，開起露天演講會來了。她說：「大家趕緊應該設法；可以逃
避的，還是趁早逃避爲是；否則，一兩天以後，B軍到了，無論怎樣
也逃不脫了！」

有幾個膽小的鄰舍們，便問她道：「怎麼啦，這幾天消息不好嗎
？」

她嘆着氣道：「當然，B軍在二十分鐘以內，衝鋒五次，而且個
個都是勇氣十足的；A軍這方面，右翼不能招架，有的兵士病了，有

的受了他們的炮彈；雖然有一隊攻過去了好幾次，但是，後方沒有接應，全軍都覆沒了！哼，你們瞧着吧，一兩天以後，那殺人如草的B軍到了，看你們怎樣地逃跑！」

李家奶奶攙進去對她道：「據我們先生說，這幾天A軍節節前進，十分勝利，恐怕不至於有這件事罷！」

嘉興嫂嫂似睬不睬地道：「你不相信，就不要聽罷！哼哼，B軍要是明後天不打過來，我也不再做嘉興嫂嫂了！」

錢三麻子恰好站在她的旁邊，也趁勢問了一句道：「嘉興嫂嫂，閒話少說，戰事現在到底怎樣了呢？」

嘉興嫂嫂聽見有人請教她，一時倒眉飛色舞起來了。她侃侃說地

道：「A軍敗了，並且全軍覆沒了，你想，B軍會這樣傻，不追過來嗎？」

鄰舍中祇有一位比較有知識的陸先生，却始終不相信這一回事，便道：「嘉興嫂嫂，你這個消息，到底是從那裏得到的呢？」

嘉興嫂嫂很不耐煩地道：「自然是從可靠方面得到的，難道你們疑心我造了謠言不成！」

陸先生正言厲色地道：「不管你可靠不可靠，總之，你應該把那來源說出來，讓我們好去探聽確實；準備行止，否則，你便是造謠惑衆，故意擾亂後方，應該送到戒嚴司令部裏去槍斃！」

嘉興嫂嫂覺得陸先生的話，十分嚴重，並不像和她開玩笑，她才

有些着慌起來；祇是下台很不容易，自然祇有設法嫁禍於人了。

她仍舊裝得很鎮定地道：「槍斃不槍斃，我也不見得就會嚇倒；不過，這消息却不是我說出來的，你們要知道詳細，不妨去問問我們前樓的兩個大學生；他們是一向和A軍中人往來的，我想，總不會不的確罷！」

大家聽說，都急於要知道這消息的底細，便一齊擠到她家的前樓，詢問那兩位大學生。

張王倆突然瞧見那些鄰人闖進來，不覺都目定口呆，誰也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。等到聽完了鄰人們的責問，更加莫明其妙地說：「我們並沒有談過A軍失敗的話啊！我們雖有幾個在A軍中的朋友，但是

，他們昨天的來信，尙說前線勝利，祇有節節前進的話呀！」

這時，嘉興嫂嫂却怒氣勃勃地，從人叢中跳了出來，大喝道：「你們男子漢，大丈夫，怎麼說過的話，要抵賴呢？哼，你們當我不聽見，剛才誰說的，『敵方在二十分鐘內，衝鋒五次……這方面的右翼不能抵擋，……吃了一炮彈……雖有一隊攻了過去，但是，後方沒有接應……敗了，完全敗了，橫蟲全軍覆沒的了……』這些話，不是說A軍失利嗎？……」

兩位大學生都哈哈大笑，末了，終於由姓王的說道：「嘉興嫂嫂，你這人真太胡鬧了。我們剛才說的，那裏是A軍失敗的事！——原來我們校中，今天正和B大學比賽足球，張君因事沒有去瞧，所以，

我回來就把失敗的經過，報告給他聽呀！——嘉興嫂嫂，以後請你不要這樣輕事重報才是！」

鄰舍們也都向嘉興嫂嫂瞪了一眼，呶呶地道：「大驚小怪地嚇人，真可惡！」

嘉興嫂嫂臉兒紅紅，一縷烟躲到她的亭子間裏去了。

三 報紙上的惡消息

嘉興嫂嫂受了這一次的打擊，總算暫時停止她的造謠工作，在家裏安靜了幾天。

一個星期過去了，外邊的戰訊，依舊很是沉悶。於是，嘉興嫂嫂大有脾肉復生之概。

反正她閒着沒事，這一天，吃過了三大碗的泡飯，便又挺起肚子，混到間壁三嬸嬸家裏去談閒天。

三嬸嬸雖然和她志同道合，但是，嘉興嫂嫂所歡喜說的前線失利，B軍將來焚掠的話，她是最不願聽的。因為她是有三個兒子的母親，又是擁着七隻大皮箱的資產階級。如果B軍來搶了她的財產，她今後將怎樣地生存？如果B軍殺了她的兒子，更靠着誰替她傳宗接代？——嘉興嫂嫂也了解她的心事，而且，看在她去年端陽節送她的四隻粽子分上，竟也特別通融，一向不敢用謠言去恫嚇她的。

這天，她們談了些「王家的貓快要生產了。」或是，「張家的狗打傷了一條腿」一類的話；那眼快的嘉興嫂嫂，早瞧見了那張小桌上

擱着的一張報紙。她要找尋謠言材料的心既是很急切，當然，對於這張報紙，便發生了異樣的好感。

以嘉興嫂嫂幼年讀過幾本女兒經、百家姓等書的程度，實在談不到閱報的資格：好在，她有一種特別的本領，能夠在幾個自己能力所及的字中，想像出全篇文字的意義來；正如當今有幾位不懂日文的小說家，硬從日本文中的幾個漢字上，用了揣摩的功夫，繙譯一篇似是而非的小說出來一樣的聰明。

她一眼瞧見那個用特號字排的題目，就很配她的胃口。——這題目是「B軍前鋒已過W地。」下面還有幾行小標題是：「A軍軍長失蹤」「全軍潰散」「B軍今日可抵S地。」

她看了幾個標題，還用得着看甚麼全篇的文字！她霎時但覺得那些有財有子的鄰舍們，平日爲她所深惡痛嫉的，彷彿這時已一個個被B軍綁着在槍斃了，她心裏真有難以形容的快樂。要是，三嬸嬸是和她一樣地沒有財產，一樣地沒有兒子的話，她一定會大聲地把這復仇的機會告訴給她了。可惜，三嬸嬸却有了這七隻皮箱，三個兒子的不幸。

因此，她祇得立刻離開了三嬸嬸，奔到衙堂中去開始宣傳。

她的最初的聽衆，僅僅祇有幾個烏煤塗了滿臉的頑皮孩子；幸喜，漸漸地却愈聚愈衆，差不多每一家都有一個代表出席了。爲了這個緣故，她演講的興致，也愈加被他們引了起來。

可是，有的人却還沒有忘記前次的謠言，便冷冷地向她道：「不要又是人家在賽足球罷！」

她很堅決地說道：「不，這一次並不是聽來的消息，決計不會錯誤的！」

「那末，難道是你親眼看到的嗎？」許多人都這樣責問她。

嘉興嫂嫂正色道：「我自然有確實的證據；雖然沒有看見，也就和看見差不多了！」

這時，那位前次破壞她謠言的陸先生，也蹙到人圈子外面，來看熱鬧了。他聽到了她所說的話，便對衆人說：「上回她造了謠言，累得大家驚惶失措，這一次難保她不是老調門，諸位何必費了功夫，聽

她嚼舌呢？」

嘉興嫂嫂頓時怒氣沖沖，倒豎着柳眉道：「陸先生，你真在嚼舌呢！要知道，上一回我因為聽得不清楚，所以誤會了，那裏是我故意造的謠言！而且，今天的消息，的確有真憑實據，誰說是假的呢？」

「哼，聽不聽隨你們，我也不願和你多說了！」

實在，她經過前次那番打擊，一見了陸先生，早就有些心虛，害怕；現在，陸先生既是這樣說，她便想不如趁此機會，回身溜跑。

陸先生却跨上一步道：「慢點，你這樣造謠生事，顯係B軍派出的間諜；今天非把你所說的真憑實據拿出來，我們是決不干休了！」

她看見陸先生的臉色很不好，並且，那些鄰舍們，也有附和着喝

采叫好的，她一時又怕吃了眼前虧，祇得直說道：「我是在報紙上看來的，你們要找憑據，就去看報紙好了！」

陸先生又說：「報紙，這一月來的報紙，我是沒有一種不瞧的；天天却祇有A軍勝利的捷報，那裏來的這些軍長失蹤，全軍潰散的消息？」

她聽了這一席話，更加不知所措了。便和盤直托出來道：「我是在三嬸嬸家裏看到的，你們要看，不妨跟我到三嬸嬸家裏去！」

鄰舍們真的跟着她，趕到三嬸嬸家裏；三嬸嬸看見霎時湧進許多人來，不明白自己家裏犯了甚麼事，祇瞪着眼睛驚問道：「諸位，做甚麼呀？」

嘉興嫂嫂滿頭流着臭汗，首先說道：「報，報，你家裏的那張報紙，快拿出來給他們瞧瞧！」

三嬸嬸更加莫明其妙地道：「甚麼報紙，我們家裏沒有一個識字的人，從來也不看報紙的啊！」

嘉興嫂嫂道：「就是剛才擱在桌上的那張，拿出來給他們瞧瞧，報又不是你印的，何必要這樣抵賴呢？」

三嬸嬸發急道：「真的，我家從來也沒看過報，叫我到那裏去找報紙呢！」

正在議論紛紜，難解難分的當兒，幸虧三嬸嬸的大兒子阿狗，從樓上趕了下來。他說：「媽，是不是桌上那張報紙嗎？——我剛才拿

來包着皮鞋哩！」

嘉興嫂嫂如釋重負般地道：「是的，是的，乖阿狗，趕快拿來給大家瞧一瞧罷！」

等到阿狗把那張污而又縐的報紙拿了來，嘉興嫂嫂便指着幾條標題道：「你們請瞧，這可是我說的謊？」

大家圍着報紙擠攏來，一齊瞧着，果然一點也不錯；霎時，自然又都惶惑起來了。其中，祇有陸先生是細心的人，他便接過那張報紙，用心地在那報頭上檢閱了一會；不覺大笑道：「哈哈，這是五年前的一張舊報紙呀，上面所說的A軍和B軍，還是前次A省和B省打仗時候的事，那裏是此刻的戰況呢！」

鄰舍們都恨恨地向着嘉興嫂嫂道：「好罷，嘉興嫂嫂，以後還是請你在家裏多坐坐，不要跑出來瞎造謠言，免得人家再受驚嚇了。」嘉興嫂嫂如受到了一個青天霹靂，知道自己已完全失敗；再也不敢和他們爭辯，祇得又悻悻地走開了。

四 毒氣

嘉興嫂嫂從這天失敗以後，她似乎已經心灰意懶，再不想捏造些謠言嚇人，或是東跑西走地搜求材料，做一個義務的宣傳員了。

但是，世界上的事，往往是這樣作祟的：有時，你千方百計地去找尋他，未必會給你容易找着。有時，你並不去搜求他，他却會自然地送到你的面前來。——這就是嘉興嫂嫂所經受的遭遇了。

她接連三天不出門了，終日悶在家中祇深恨那陸先生的多事，使她兩次坍了台。而且，她爲了自己此後的信用問題，每夜總是躺在床上，思前想後地睡不熟。

住在樓下客堂中的，便是二房東朱先生夫婦倆，朱先生因爲在本地的一家報館中任着職務，所以每夜回到家裏，常常是過了午夜了。

平時，嘉興嫂嫂祇要把腦袋一擱上枕頭，就很容易睡熟了；朱先生在甚麼時候回來，她是永遠不會聽見的。可是，這幾天却不然了，她每夜總聽見朱先生開門進來，有時吃點心，有時和他夫人朱師母談話，都聽得十分明白。

第三天的半夜裏，她又聽見朱先生回來了；他走進了房裏，照例

就和朱師母談話。因爲，起先是說得比較地輕微，而且，嘉興嫂嫂也沒有留意去聽，所以不知道講的是甚麼。後來，才漸漸地聽清楚，似乎是在講戰爭的消息；嘉興嫂嫂才豎起耳朵來，仔細地傾聽了。

她先聽見朱師母說：「以後怎樣呢？」

朱先生接着道：「以後A軍便吃了一收仗，站不住了，就從前線敗了下來；可是，B軍那肯就此罷休，他們便調齊了幾百隻飛機，打算向A省追殺過去。凡是他們所經過的地方，隨時放出一種極毒的毒氣，不論人畜，祇要一嗅着，就沒有性命了……」

嘉興嫂嫂聽到這裏，不覺暗暗地把舌頭吐了吐，她想：從B省到A省，無論如何總得要經過S地的；這個消息，不是十分可怕嗎？而

且，又從報館的編輯先生嘴裏說出來，這一定是千真萬確的了。

她覺得這個消息，的確比以前嚴重得多了。因為，以前那些消息，即使是真實的，也不過對於有財產，有兒子的人似乎有些危險，現在，B軍既是沿路在散播毒氣，那末，不論貧賤孤獨，不是大家將同歸於盡嗎！嘉興嫂嫂想着，竟連她自己也害怕起來了，因此，這一夜，她竟是直到天亮沒有睡熟。

第二天一清早，她就忽忽地起來；她獨自個深沉地計劃了好一會，便又暗想道：「管他，反正要死總是要死的，而且，全S地的人一起同死，也是很痛快的事。倒不妨趁這未死的時候，再把這消息去嚇他們一嚇，看他們那些有財有子的人，將怎樣地辦？」

主意打定，她早已將一夜的恐怖化爲烏有了；這自然也是她善於譬解的好處。

她一走出門口，便遇着了第二街裏的沈大媽，她急忙趕上去，將她扯了一把道：「事情不對呢！」因爲嘉興嫂嫂是知道她在永安儲蓄部裏，曾經有一個二百元活期存款的摺子拿回來過。

沈大媽倒吃了一驚，瞪出了眼睛便問：「怎麼啦？」

嘉興嫂嫂繃了繃眉頭道：「我勸你，趕緊把永安裏的存款去拿了出來吧；你家的阿毛，也應該從早將他帶帶開，你既是祇有他一個遺腹子，對於這上面，當然是小心些爲是！」

沈大媽還是摸不着頭腦，祇是催促着她問道：「嘉興嫂嫂，你說

的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？」

嘉興嫂嫂道：「本來，我是不願意對你說的，免得人家又要說我造謠；不過，你一向就和我很知己，所以我不妨告訴了你吧！」說着，她把昨夜所聽到的告訴了沈大媽，並且很誠懇地道：「你想，這種毒氣，可以避得掉的嗎？所以，我預先勸你一勸，至於聽不聽，那我也不管了！」

沈大媽原是一個膽小的寡婦，現在聽到了這番驚人的報告，禁不住哭喪着臉道：「啊呀，那怎麼辦呢？」停了半晌，才回頭向嘉興嫂嫂道：「嫂嫂，承你關照，我很感激，不過，這件事凡是住在這裏的人都有關係的；而且，我們又都是女人，有甚麼方法好想！我想：我

們既已知道了，總應該報告大眾，趕緊共同設法防備才是啊！」

嘉興嫂嫂鑑於前兩次的失敗，不覺憤憤地道：「他們都不會相信我的話的，要是和他們說了，一定又會當我造的謠言，我們祇要自己趕快逃避就是了，何必這樣多事！」

沈大媽想起了以後的種種不幸——家產將毀，宗祧將絕的不幸，頓時急出了兩滴晶瑩的淚珠來；她也不管嘉興嫂嫂說的甚麼話，趕忙拔腿就跑，一路自言自語的道：「這是大事，我們女人到底少見識，還是讓我去和陸先生他們商量一會再說罷！」

嘉興嫂嫂瞧着她驚惶失措地走了，心裏不覺暗暗地高興：「哼，前天向你借一匙醬油都不肯，現在可就被我嚇倒了啊！」

不多一會，祇聽見前面衙堂中有幾陣嘈雜的聲音，漸漸地逼近嘉興嫂住的衙堂中來了；接着，但見陸先生氣憤憤地打頭走着，率領了本里中的無數鄰居，聲勢汹汹地趕了過來。

嘉興嫂挺了挺腰，暗暗地叫聲「不怕！」她想，這一回是親耳聽見報館裏的朱先生說的，那裏還會錯誤！

陸先生一面走上來，一面罵道：「賤貨，你又在造甚麼謠言了！哼，攪得這樂天里一片烏烟瘴氣，這一次，非把你驅逐了不可！」

嘉興嫂並不理睬，祇是指着沈大媽道：「我囑咐你不要多嘴，你偏要多嘴，現在，不是又賴在我身上了嗎？好在，我是有來源的，當然也不會害怕！」

沈大媽惶急道：「對啊，嘉興嫂嫂！他們並不是要和你爲難，祇要你把這來源說出來就是了！」

嘉興嫂嫂憤然地道：「我不高興說，又怎樣呢？」

陸先生把袖口擰了擰，趕上一步道：「今天不和你講道理了！對便對，不對，請看我的拳頭！」說着，真的舉起拳頭向她漾了一漾。

嘉興嫂嫂心裏雖有些顫動，然而表面上却依舊不肯屈服，她又用了善於譬解的口吻道：「甚麼，你打人嗎？總算我倒霉，今天給一羣灰孫子逼迫住了。——告訴你們罷，這消息是報館裏的朱先生說出來的，決計不會假的！你們如果要問，也就去問朱先生好了！」

衆人聽她這樣說，便要拉着她同去見朱先生；這時，朱先生還很

適意地酣睡在床上，那裏知道外面已經鬧得這樣亂嘈嘈了。

朱師母正在窗口梳頭，一眼瞧見這許多人湧進來，不免也有些心悸，忙將朱先生從床上叫起來。等到鄰舍們把原因說明，朱先生才哈哈大笑道：「這那裏是戰爭的消息呢！——你們是知道我的，我一向在報館裏，祇擔任附張文藝欄的編輯；昨天因為作了一篇小說，裏邊却有這樣二段穿插；回來沒有事，便隨意講給我的妻子聽，那知嘉興嫂嫂竟拾着鷄毛當令箭，累得諸位吃了一嚇，這委實抱歉極了！」

大家聽明白了，才把方才的疑懼一起消滅了。有幾個激烈一點的人，便想找着嘉興嫂嫂，給她一些小小地教訓；可是，四處找尋，她早已不知去向了。

獸子

他榮膺這「獸子」的雅號，還是十年以前的事了。

那時，他因為他家的家庭教師辭了職，一時爲了自己的信仰所衝動，竟鼓起一腔勇氣，投考了他父親所反對的R中學校。

實在的，他對於「求學問」的慾念，比任何人要熾熱些。因此，他一向就不滿意那位祇知逢迎家長，騙取束脩的家庭教師。雖然，這幾年來，他已經由一本三字經，進步到熟讀「孟子見梁惠王」的地步了。

「啊，從今以後，我一定可以飽受些新知識了！」這是他從B中學回來，看見自己的名字，高高地標在榜上時，發出來的欣慰話。

第二天，他便含着微笑，帶着異常的興趣，做了B中學的學生，而且，也跟着一班同學，開始習練他的學校生活。

這是一個星期六的傍晚，他爲了新授的英文，還沒有讀會，便趁着課後，在自脩室裏獨自朗誦起來。

他始終也不料到，當他剛讀出「B……s……t……」三個字時，却頓時觸怒了旁邊桌上的幾位同學了。

「這是甚麼時候，誰叫你高聲亂喊的！」一個圓白臉上帶有幾粒麻子的同學，瞪着眼睛那樣說，可是，他也叫不出他的名字來。

「自修室裏不讀書，難道像你們鎮天下棋，玩紙牌倒好嗎？」

「呸，背時鬼，你不去看看本校的規則，下午五點鐘不是休息的

時候嗎？下棋，更是我們自治會裏的一種游藝。難道就犯了校規嗎？

「另有一個翹嘴唇，大家都叫他『舍監公子』的，幫着這樣說。

「那麼，我讀書難道犯了校規嗎？」他氣憤得聲調都有些發顫了。

「放屁，休息的時候，也容得你擾亂我們的秩序？」三四個圍着桌子看下棋的，也同時打起抱不平來。

這一陣擾亂聲，終於把紹興師爺式的舍監S先生，引了出來。

「什麼事，大驚小怪的！」

「我們在這休息的時候，大家正好好地玩着，他却偏偏要來擾亂我們！」白臉的麻子指着他說。

「哦！」舍監先生望着那翹嘴唇，「真的嗎？」

「怎麼不是！我們這自修室裏，自從他來了，便常常覺得很擾亂呢！」翹嘴唇乘機告發了他的罪狀。

「這可不行呀！……」舍監先生嚴厲的目光，不期然地射到他的臉上。

「不，我在讀書呀！」他自己替自己辯護。

「這是休息的時候，……」同學們如潮一般的反駁聲，竟使舍監先生也不敢再多問了。

於是，舍監先生便點了點頭，似乎表示那些同學們的話，都是很對的。然後才慢吞吞地望着他道：「獸子，你真不識時務呀！在這勞

苦了一天以後，大家都要休息的時候，你真不該去擾亂他們的！」

這位識時務的舍監先生，說得多麼漂亮，因此，同學們臉上，都浮上了一個喜悅的符號。

「哼，哼！」在這一陣勝利的好笑聲中，就把舍監先生送出了自修室。

自此以後，同學們幾乎都已忘記了他的真名姓，誰都用着「馱子」兩個字，當做了他的稱呼——真的，一個馱子是多們不識時務啊！

馱子在這種沒有是非的光陰中，竟挨過了小半年；眼看着自修室窗外的一缸荷花，漸漸由碟子那麼大的葉蓋，變得像小雨傘一般了；他想着那暑假考試馬上就要來臨，不覺心裏也有些惴惴然。但是，他

真不明白，怎麼那些平日永不翻書的同學們，却還是優游自在地踢他們的球，玩他們的紙牌，下他們的棋，一些也不恐慌呢？

大約距離 R 中學停課前一星期，是地理課的最末一堂了。獸子仍舊照常跟着同學們去上課。

在大家起立致禮的擾亂聲中，那地理教師陸先生，已挾着書本，踱上了講壇，他很快地把書翻了一翻，接着便說道：「本學期，祇有這一堂了。你們可以溫習一下，如果有不瞭明的，可以拿來問我！」

靜默了一回，突然有個聲音，從獸子的背後發了出來。

「先生，這麼厚的一本書；難道都要考嗎？」

獸子偷偷地回頭瞧一瞧，才認明那首先發難的，就是那位舍監公

子。

「自然，本學期教多少，就應該考多少！」地理教師雖然很堅決地說，可是在他的微笑中，彷彿就表示了一個「可以通融」的暗示。

「噯，先生，我們的功課這樣多，那裏預備得及呢！」白面孔的麻子也說了。

「是呀，先生，天氣這樣的熱；要是我們的卷子不好看，對於先生的面子……」一個綽號叫油浸枇杷核的，站起來說，「而且手工張先生，也有範圍給我們了；體操王先生，也告訴我們考的是那一節……先生，請你通融些吧！」

「哦，他們都有範圍嗎？——那末，你們翻開書來，……記着，

……三十五配其，第七節，……四十一配其，第十二節……六十三配其，第二十節，……還有……一百二十配其，……」

一陣很響亮的翻動書頁聲，獸子祇看見每個同學，都握着一枝鉛筆，在書上打記號。

「這算甚麼呢，題目都告訴了，我們還要讀甚麼書！」獸子一時氣憤得甚麼似的，竟拿起那本教科書，在桌上扔了一下。

教室裏的空氣，立刻被他的獸話攪得緊張起來了；同學們也都停住翻書的手，瞪着眼睛向他瞧；在每個眼珠中，彷彿都有一團怪異的火。

「哼！」這是從講壇上發出來的，「你這不識時務的東西，好，

我就把我的範圍取消了，考吧，全部都要考！」

地理教師把桌子拍了一下，氣喘喘地收拾了他的書本，「有這樣跋扈的學生。我倒要去問問教務主任看——哼，退課了！」

地理教師退出教室，同學們的紛擾聲，也就接着起了。

「馱子，真是馱子！」

「很順利的事情，把他弄得這樣糟！」

「馱子，你獨個人去考去！」

「哼，瞧着吧，還有禍祟來呢！」

果然同學們的責難和譏笑還沒有結束，那馱子已被校役傳進了教務室，雖然他對於教務主任怎樣的表示，沒有人知道，可是，一小時

以後，那獸子「應即記過一次的牌示」，已揭在佈告處了。

任憑獸子氣破了肚皮，那一門一門的功課，還不是和地理教師一樣的宣布了範圍；同學們還不是在踢皮球，下象棋，玩紙牌。獸子才深悔自己的多事。

獸子就因為不識時務的緣故吧！他雖然對於所有的學科，沒有一科不研究得很徹底；然而在每次的榜上，甲乙丙等是沒有他的名字的。——他就在這無聲無臭的生活中，挨過了四個年頭。

獸子出了R中學，經過一位父執的介紹，總算在一個統捐局裏，找到了一個小小的書記位置，月薪僅僅祇有十六塊錢。

他對於一切的捐務，一點也不明白；幸虧，他的職務是繕寫，祇

要有東西給他寫，他便照樣的寫就是了；否則，便沒有他的事。他覺得這種刻板似的工作，於他是合宜的。

不過，自他認識了幾位同事以後，在他的心上，不期然地又發生了幾個疑問。他想：那位姓何的收發員，月薪不是比自己還少一塊錢嗎？但是，他穿的却是全身綢緞；手上也套着一個二錢重的金戒子，還有，那庶務員 孫先生，聽說他的月薪也祇有十六元，而他天天吃花酒，抽鴉片，光是這一筆用度，也就不小呀！還有……他把幾個同事一個個地盤算着，總覺得他們所收入的，決計抵不過付出去的。

馱子剛繕好了一件公文，又照例在癡癡地思量着，忽然那個滿面現着驕傲的公役，懶洋洋地走到那間繕寫室門口，喊了一聲道：

「L先生，總務主任請！」

他被總務主任邀請的事，差不多自他到局以後，這還是第二次。在驀然聽到了這個「請」字的時候，不由得不使他回憶到第一次被請的事，不由得不使他如感受了電氣那般難受。

他頓時把滿肚子的思潮，顛顛倒倒地翻攪起來，他想：「這幾天來，祇抄寫了兩件公事，自己曾仔細看過，決不會錯的；怎麼總務主任又傳喚了呢？……唉，要是再像上次那麼的辱罵，怎能忍受呢！……」

凱子想着上一次寫錯了一個字，給總務主任呵責的事，他不覺把自己的拳頭捏了捏，「……要是再有這種事，我祇有伸出拳頭去和他

說話……」

他凜然地跨進了主任室，一眼就瞥見了那位高坐堂皇的主任先生了。祇是，他所詫異的，覺得今天的總務主任，却不像上次被責罵時那麼威嚴了。

「坐呀！」主任先生向下方的椅子上指了指。

獸子毫不客氣地坐了下去；主任先生雖然滿臉笑容的對着他，但是，他記起了上次的事情，心裏險些要爆出「復仇的烈火」來了。

「L君，這幾天很辛苦了！」主任說。

「噲噲，……」獸子猜不出主任先生的主旨所在，竟答不出一句相當的回答。

「前幾天，你不是曾問過D先生，填寫捐票的事嗎？……」

馱子記起了前幾天的事了，那時他在無意中，曾發現了D先生所填的捐票，數目和收入不符的事實。的確，他向D先生詢問過的，可是，這裏面難道也有關係的嗎？他答不出話來，他仍舊搪塞兩個字：

「噙，噙！」

「啊，L君，我知道你也是老門檻，大家不必明言了！……不過，對於局外的人，却還是要守秘密。……」主任一面說，一面在開抽屜。

馱子更如深深地埋在重霧中了，他越發猜不出主任的話，含着甚麼意義。

「喏，這是派給你的，你收了吧！」一疊彩色斑斕的鈔票，已飛在他的面前了。

「這……這……這是甚麼？……」他驚得呆住了。

「這就是那捐票上的盈餘，你不要假裝獸子了！……哈哈，收了罷！」主任先生把那疊鈔票推了一下，發出一陣狡詐的笑來了。

他明白了，原來所謂「捐票上的盈餘，」還不是他們合夥作弊，撈摸來的外快；他想着了近幾年國庫的支絀，人民的疾苦，不料國家設立的收稅機關，竟被這班人面獸心的強盜在吞噬。

他對於學校時代所受的教訓，無論是怎樣的深刻；到了這時候，却又遏不住他的獸氣了；他竟敢重重地把主任先生的桌子拍了一下。

「哼，你們這班國蠹，難道這樣沒有天良嗎？——政府裏天天在借外債，原來國家的收入，都裝進了你們的荷包了！……」獸子像在開國民大會時，跳上講壇去演講的志士那般激昂。

「獸子！天下真有這樣不識時務的人！」主任先生惱了，立刻把鈔票收了回去。

「甚麼獸子，我要去起訴，控告你們！」

「好，你祇要拿得出憑據！……」

獸子竟被這句話怔住了，他明明知道，這是他們和奸商合串的戲，誰有能力去拿到他們的憑據！因此，那不識時務的獸子，便像一隻鬥敗的公雞，很頹喪地退出了主任室。

在夜裏，他雖很懊悔，不該拿了這隻毛殼飯碗，去和主任先生的金飯碗對碰；但是，事情已經是這樣的了，那同事們的譏嘲，那主任先生的瞪眼，那局長老爺的可怕的臉色，誰都有些異樣，誰都在催他「快些走！」第二天，他祇得捲起了他的鋪蓋。

默子負着這沉重的「失業」兩個字，默默地回到了故鄉，不必說，那些戚友們的譏嘲，更如利箭一般，接續不斷地向他襲來，其中，祇有一個和他表同情的人，就是那潦倒得幾乎變成乞丐的他的表兄。這是他回鄉那天的晚上，他們曾在「松風閣」茶樓上，不期然地會到了。

「L，怎麼你又回來了？」那自甘淡泊的老表兄，顛巍巍地趑到

他的面前了。

「是的，回來了！」他倒了一杯茶給表兄，接着就是一聲長嘆，「唉，這世界真不是我們生活的地方！」

「哈，L，老實告訴你，我是早已看破了；所以，這幾年來，我情願窮，情願挨飢受凍，再不高興到外面去裝假面具了！」老表兄很有些感慨了。

「不過，……我想，……老是躲在家中，也不是正當的辦法……」他到底不像老表兄那樣飽經世故，那青年的活動火，還是在他的心裏燃燒。

「哼，不躲在家中，那麼，祇有歪了良心，口是心非的去做人；

「L，我教給了你吧，你如果還想到外面去混的話，第一，先要養成一種扯順風旗的技能才是啊！否則，一直抱着你的獸氣不改，無論如何也合不來的……」

「怎麼叫做扯順風旗呢？」天真的獸子，終於不能了解老表兄的話，終於這樣的問了。

「扯順風旗，就是識時務；譬如：你心裏雖然贊成女人剪髮的，然而，當你在大官僚面前，不妨大嚷着：國家將亡必有妖孽的話；又如：你是不贊成帝國主義的，然而，當你在大軍閥面前，不妨挨上去說：英日兩國我們非和他們親善不可……這樣包你不至於失敗！」老表兄用着憤懣的態度，儘自發表他的牢騷。其實，誰也不能說他不是

經驗之談。

獸子究竟不是真的不可救藥的木石；所以，他聽了老表兄的教訓，自然也點了幾次頭；而且，也曾堅持着改革的決心，要想把自己造成一個識時務的俊傑。

他兢兢業業地，按照着這艱巨的工程進行；的確，很有效驗的，不久他就謀到了一個鄰縣的小學教師位置。他不覺異常地欣慰。

他到校後，更喜那一切功課，都祇要按着授課表去做，而沒有政界中那些虛偽的應酬，所以，獸子就想把他心上的那塊沉重而不安的大石頭，暫時放了下來。

雖然，在開始的一期中，獸子也曾感到過一件無名的不快——就

是：在那高三級中的一個學生，爲馱子所最痛恨的一個頑童；不知道爲甚麼，全校自校長以至於各教職員，都特別的看重他，特別地放任他？因此，那頑童也就養成了一種高傲的習慣：凡是欺凌同學，侮慢師長的事，時時有得發見。

馱子看到了這種情形，他不期然地，又有些憤恨的了。他想：教育的本意，是要把「惡」的導進他到「善」的正軌裏去。現在他們非但不能導他爲「善」，而且竟鼓勵他爲「惡」，這不是絕對違背了教育的宗旨了嗎？

馱子在開校務會議的席上，也曾屢次想站起來，提出這件事，請大家討論。然而，他又記起了老表兄的教訓了，不覺恍然大悟，立刻

便把自己的意見一筆勾消。

「十多個同事們，也有學識比我好的，他們都不說甚麼，當然，現在的教育方針，應該這樣的了；我又何必多說話，被他們笑我不識時務呢！」他這樣安慰着，竟把他的一腔憤氣壓抑住了。

這樣的，也不知道經過了多少次了，獸子能夠堅決地保守他的宗旨不變，的確也是不容易的事。

獸子自己很慶幸，他於今也做了俊傑了。

有一天，他又挨到了高三級的自然課，他便照例挾了課本，踱進教室裏去。

當他正在聚精會神地講解着，忽然第三排的課桌上，發出了一陣

清脆的「瞿，瞿」聲。於是，孩子們的目光，頓時集射在那張桌上，而都驚奇着，嘻嘻地笑了。

在那張桌上，馱子所能望得見的，却是一個黑色的瓦盆；不必說，盆裏面當然有一對善鬥的蟋蟀；再仔細瞧那用草在挑撥的，便是他所最痛恨的那個頑童。

馱子有些憤怒了，他很想立刻跑下講壇，把那個瓦盆收了來，然後很很地將頑童斥責一番，但是，他又記起了老表兄的話，不敢輕易發作，他祇得改變了和愛的面貌，懇切地勸告他：

「愛，這時候是不是該玩蟋蟀的嗎？——請你把牠放進抽屜裏去，退了課再拿出來吧！」在他，以爲這幾句話，說得是多麼和平啊！

他始終也沒有料到，他的反響却是一陣怒詈的吼聲。

「爲甚麼這時候不好玩？我要玩，你敢怎樣？」那頑童仍舊是神氣自若地撥動他手中的草。

「唉，這是上課的時候呀，自然應該聽講！」

「我不要聽，誰要聽你的胡言亂道！」

孩子們都有些騷動起來了，那一片嘻嘻的笑聲，更使獸子無法保持那教室的莊嚴。

「怎麼，我有甚麼地方講錯了嗎？」

「不管你講不講錯，總之，你並不是師範畢業生，一點也不懂教育法，誰要你來上課？——哼，你不去看看何先生，張先生，汪先生

……他們是怎樣待我們的？誰像你這樣認真！」

獸子氣極了，他一時又忘記了老表兄的教訓，恢復了他固有的傲氣，他想，無論回到家裏去餓死，也不願留在這裏受這頑童的氣惱了。

他立刻一聲不響地退了課，即忙到校長室裏去，把這番情形向校長陳述了，並且，在言語中暗暗地表露：如果不把教育方針改變，不將那頑童加以懲戒，自己情願馬上辭職。

那知校長把眉頭皺了皺，面上祇是表現了些爲難的神氣；過了一會，才吞吞吐吐地道：

「在理，這孩子的確不能任他放蕩，祇是……祇是，他是本縣

縣長的公子呀，……我們學校的經費，都要仰仗縣長幫忙的，怎麼可以……況且，縣長當面託我……所以，老兄要是……就請耐耐氣吧！……」

他聽了校長的話，覺得明明是在表示：「如果不能耐氣，就請滾蛋」的意思。

他又第二次捲起舖蓋，回到故鄉去聽那些親友們的冷嘲熱諷。
獸子，終於還是一個獸子呀！

村人們的信仰者

在我們鄉立小學校的門前，駕着一座青苔斑剝的石橋；下面，便是一條直達城裏的官河。沿河都是種着合抱的古樹，其中除了幾株槐、柳、烏柏以外，差不多我都叫不出牠們的名字來。

這小小地村落裏，大約也有一二百戶人家；學校就是借着李家祠堂的餘屋設立的。祠堂的左右，都零零落落住着幾家農家，和對岸雨花寺，排列得好像是對稱的圖案一般。

每當夏天的傍晚，樹上的蟬兒，從這株樹飛到那株樹，嘶嘶地叫個不息。兩岸住着的幾家老少男女，却都搖着那上面用烟煤燻出卍字的大蒲扇，聚集在那座石橋上，開始他們的會議了。

換雞毛的大脚瘋阿招，也從城裏慢慢地回來了，担裏的草紙，却已變了整籬的雞毛。他見着人，老是咕囔着說，「世界真是反覆了，連這些雞毛都變了樣子。唉，三十年前，換來的雞毛不必理，那裏會有這樣的雜亂！……」

阿招走下了橋，鑽進了那間矮屋，大家却又從雞毛問題，談論到現在的雞蛋，彷彿也比從前小得多了；更從雞蛋上，引伸到雨花寺的蹺脚和尚的身上了。

「雨花寺的法喜，他不是養着雞嗎？可是，怎麼每次總不等牠們大起來，便不見了！」來發首先發覺了這個問題。

「這還要說嗎？當然是法師父自己做了飯菜了；有一次，我還看

見那佛堂裏的雞骨頭呢！」楊四爹毫不在意順了一句。

「和尚吃雞，怎麼沒有人說話！……」一向在外鄉做皮匠，剛回來的阿順說。

「你不要瞎說，畢竟他不是尋常的和尚呢！魯智深，不也是大魚大肉的吃喝嗎？」那熟讀水滸傳的癩痢七斤，覺得這是他賣弄才學的唯一好機會。

「不，他也許比魯師父要高一等；你不見他走路的時候，一隻肩膀是聳起的，一蹺一拐，真是一隻仙鶴的形狀；他自己也說，他是純陽祖師座下的一隻坐騎轉世的；畢竟是有些道理！」楊四爹認真地解釋着。

雨花寺的大門開了，「一朵荷花透水鮮……」一陣響亮的歌聲裏，那蹺脚和尚法喜，一顛一顛地走到了柳樹下，預備坐在河階上洗腳了。他穿着一件灰色的破衲，裸着腳，掀動他兩片厚而闊的嘴唇，模糊地對橋上人說，「呀，晚飯吃過了嗎？」

「吃過了！——法師父，今天熱嗎？……」楊四爹搭訕着回答他。

「熱甚麼？一點不熱！」法喜搖着頭說，可是，那濃臭的汗水，已經滲透了他的破衲。

「呵，出家人，修煉過的心，自然沒有像我們那樣的煩躁！」頭髮全白的阿順的媽說。

法喜在沒有進雨花寺以前，據說是從別省來的一個討飯和尚，他滿口說着啾啾的說話，村裏的人也沒有一個能懂他；可是，他受着村人信仰的緣故，却有一點奇怪的地方。就是：在那年疫癘盛行的時候，他曾經拿出幾粒丸藥來，治活了幾個村人；而且，他冬天不怕冷，夏天不怕熱，……種種異於常人的動作，不得不使村人們虔心信仰。後來，恰好雨花寺的老和尚死了，村人們便委任他承繼了大統。

他對於經懺功課，永遠是不知道的；就是有時有人到寺裏來求一枝籤，他也不能把籤上的字句讀出來；但是，村上的人都能原諒他；因為，在他們想像中的神仙，也不一定非要會做這些事。

一年以前，住在祠堂隔壁的金寶嫂，因為她唯一的遺腹子生了病

，窮得連買藥的錢都沒有；她便打算將她千辛萬苦養大的那隻豬，拿到城裏去賣。那知第二天剛用繩索綑縛好，預備叫人來抬，一個轉身，那隻豬已經不知去向了。金寶嫂雖然尋死覓活地哭了一場，後來，終於聽見法喜在寺裏殺豬的聲音，才很安慰地笑了。她說：「法師父是神仙，我把這隻豬獻給了神仙，祇要他肯收受，一定會保我的孩子痊癒的；那不比服藥強得多嗎？」

奇怪，不到幾天，金寶嫂的孩子果然痊癒了；這真使村人們的信仰心，更加進了一步。難怪那消息不靈的阿順，說出這些叛逆的話來時，有這些義務律師替他辯護了。

金寶嫂尤其是最信仰的一人，她每月情願將打草鞋賺來的錢，勻

出三百個青銅錢，獻給法師父做燈油費；並且，每逢朔望，還得換一套乾淨的粗藍布衫，到寺裏去點一對蠟燭。

這樣已經過去一年了，金寶嫂對於法喜的信仰，永遠不衰；非但法喜的衣服，漸漸地都由她洗濯補綴；便是法喜穿的布底鞋，也是她節省打草鞋的時間做成的。

那每天到城裏趕早市的賣魚的阿生，雖然曾經在晨光熹微中，親眼看到過金寶嫂偷偷地從寺裏開出門來，頭髮是蓬着的，衣鈕是解開的。但是，當阿生還沒有把這齣喜劇述敘完了的時候，早已不約而同地起了一陣呵責聲。

「你不要活見了鬼！金寶嫂是穩重的女人；法師父又不會那樣的

輕薄！……你不要活見了鬼！」

阿生被他們這樣地一陣呵責，他自己也疑心是遇見了鬼；因此，他每天早晨走到寺門口，總是戰戰兢兢地把全身的汗毛都矗了起來。這天，法喜把腳洗好了，當他跨上河岸的時候，楊四爹一班人，便又迎了上去。

「法師父，這幾天你不聽見東村、西村，都鬧着瘟疫嗎？幸喜，靠菩薩，我們這裏很平安！……不過，昨天，才狗的大兒子，不是也被疫鬼捉去了嗎？所以我們剛才大家商量過，想借着這雨花寺，做些功德！」楊四爹好像是村人們的代表，很委婉地陳述。

「這是應該的事！說起，我還沒有告訴你們過；昨夜我也夢見純

陽祖師，他吩咐我，這一村也許要遭大劫，要我設法救濟呢！……」
法喜又把他的厚嘴唇翻動了幾下。

「噤，我是說，劫數總難免的——」來發也悻悻地說。

「……光緒年間，我們村上也遭過一次大劫，我的父親和伯父，還是在城裏做買賣，却也是這一次被捉去的！……」楊四爹說着，搖頭嘆息不止。

「真的，城裏也不太平呢。十家九戶，都是備着三牲，在菩薩面前許愿；——否則，我那會天天有整籠的雞毛收回來呢！」阿招已經把他的担子放下了，吸着一袋旱烟，也加入了這個團體。

這樣一個有力的證明，愈使大家相信法喜的夢是確實的；於是頓

時感着了異樣的感覺，各人互望着慘苦的臉，彷彿是大禍已臨頭了。

「——那末，法師父，總得，想一個法子禳解呀！」靜寂了好一會，阿順的媽突然地說。

「法子是的，祇要在我寺裏唸一天佛；可是，這一天的開銷？而且，我每天趁五更便要起來祈求，——七七四十九日——這一筆香燭油燈費！……唉！……」法喜嘆息着，現出爲難的神氣。

「看菩薩面上，誰不願化這二三百個錢一月呢？祇要法師父肯幫忙，明天由我到前村後村去捐……」楊四爹自告奮勇地說。

「阿彌陀佛……」法喜向楊四爹合十。

大家把方才的恐怖，消滅在這句佛號裏了。

從雨花寺的屋脊上望過去，那一輪明月，已經露出了半個面孔來；繁星是閃爍在天空；螢火是一上一下地飛在河邊蘆草裏，不知尋覓些甚麼。在一陣劈拍劈拍的蒲扇聲中，大家便散了回去，各自找尋他們夏夜的甜夢。那座石橋的巨大的黑影，也漸漸地投射到河灘的柳樹根邊。

兩天以後，雨花寺的門口，像旗幟一般地飄着半紅半綠下面開叉的四條紙幡，分寫着「風調」「雨順」「國泰」「民安」八個字。寺裏一聲聲透出木魚和銅磬的聲音，烟雲繚繞中，隱約夾雜些檀香的香味。

大殿上佛龕面前，四張八仙桌上，都滿滿地坐着本村的女人們，

——阿順的媽和金寶嫂，自然也是重要的分子——她們喃喃地諷誦着「阿彌陀佛……」有時却也夾雜幾句片段的談話。

法喜一蹺一蹺地在滿殿上忙着，他跑得愈快，那兩條腿一高一低相差的度數，却愈明顯，那件單薄的破衲上，也同時起了些不規則的波浪紋。可是，他每次走過下面左方的八仙桌時，總要忙裏偷閒地望一望橋堍小雜貨店裏的青太娘。

青太娘，是個四十多歲的婦人，她因為極愛修飾，靠着一臉血紅的胭脂，雪白的水粉幫忙，却也減輕了十歲的年紀；所以那村人們眼光中的唯一美人，除了她更沒有第二個了。

太陽已經照到了柳樹梢頭，每天從W鎮開來的航船，也由城裏回

轉，已經搖過雨花寺的門前；大約她們預定的休息時間到了，大家便都停止了諷誦，把剛才片段的談話，暢快地傾吐了出來。

「……福全媽，你真不知道呢，城裏的王家，總沒有張家那樣小氣；——別的不去管他，我們上次去唸佛，那碗菜燒豆腐，不是塊頭比張家的大而多嗎？」上面右方桌上的小脚奶奶，繼續說。

「阿呀，你也太不留意了，他們的碗多麼小，自然覺得大而多了！……」福全媽不服似地抗辯。

「福全媽，我們想今天晚上，在這裏『宿山』，你家裏走得出來嗎？——福全，你也把他帶了來！」對面桌上的四九嫂，扭過頭來說。「算數，還有金寶嫂，她是住得這樣的近……」福全媽才撇下了

小脚奶奶的豆腐問題。

「金寶嫂，拖也要拖她來的！」

「好的，吃了晚飯早些來！」

她們總算把這天的光陰消磨過去了；法喜却又忙着吹滅桌上的臘燭頭。寺門前祇有小三子的那隻水牛，呼啊，呼啊的在河裏喘氣；小三子睡在樹蔭下，嗚嗚地唱着「正月裏來是新春。……」

月亮起來的時候，照着一切都和前夜一般，祇有河灘邊新出水的蝦蟆，聽見寺裏「宿山」的女人們的誦佛聲，疑心今晚是多添了幾個同伴了。

蹺脚的法喜和尚，趁她們回家晚飯的空閒，早已灌下了四兩的土

燒；因此，他在殿前一蹶一蹶的跑，比白天格外起勁。而且，對於橋堍的青太娘，尤其是遞茶遞水的獻慇懃。

夜深了，牆外蟲聲，嘶嘶地叫得有些接不上氣；佛龕前的紅臘燭，差不多已經點去了四分之三，男人們因為白天都有工作，一個個散回去睡覺了。殿上「宿山」的女人們，有幾個漸漸地把腦袋拄到胸前，那唸佛的聲音，也是斷續地正像牆外叫乏力的蟲們。

法喜和尙兩手摩挲着倦眼，從後面房裏轉到前殿。悄悄地走到青太娘的身旁，隨手舉起自己的破蒲扇，在她的背上扇了扇，「呀，好熱呀，額上的汗！……」他趁勢在她的臉上刮了一下。

「好，法師父，你替我扇幾下！」

「嘻嘻，時候是差不多午夜了！」法喜真的替她扇起來了。

突然，沉寂的空氣，被他們打破了，垂下的頭，一個個都仰了起來；「阿彌陀佛」的聲音，立刻又由低微而突然宏亮了。

「哼！熱，誰不熱呢！法師父，請你給大家扇扇呀！」眼快的金寶嫂，冷笑着說。

「算了吧，法師父，請你走開些，免得法喜嫂動怒呢！」青太娘尖着嘴，臉上現出輕蔑地笑。

「這是甚麼話！狗要吃屎，何必拉人落糞坑！」金寶嫂氣憤地跳了起來。

「哼，哼！到底誰是人？誰是狗？想想清楚吧！」青太娘的臉色

更難看了。

「你究竟嚼甚麼蛆！我守了四年的寡，誰不知道我……」金寶嫂的眼圈兒也有些紅了。

「好，好，祇要問你自己；四個月以前的一個晚上，我到你家來借一隻紅花碗，你總還記得吧！那時，睡在你床上的是誰？哈哈，我叫法喜嫂，一點也不會錯呀！」

金寶嫂料不到青太娘，最後會有這樣一隻棋子；她覺得全盤都輸了，頓時臉色泛白，眼淚便奪眶而出，「騷貨，你不要爛嚼舌，菩薩在面前……」她一邊罵着，一邊拍脚拍手地哭。

宿山的女人們都停止了諷誦，現出一種神秘的訕笑來。

金寶嫂羞憤得無地自容，用她那粗藍布的衣襟掩着面，嗚嗚地哭罵着，一直出了雨花寺。青太娘還是憤憤地要找尋法喜出來對質，殿上的女人們，這才記起了那蹺腳的法師父來，「噢，法師父呢，我們找他問問看！」她們裏裏外外的找，可是，竟沒有一個人影子。

「呀！天已經快亮了，我們也得回去睡覺了！」

當她們剛要散出去的時候，那趕早市賣魚的阿生，却惶急地衝進了寺門。

「怎麼，晚上金寶嫂沒有來「宿山」嗎？」

「怎麼，怎麼？」

「她……她……吊死在她家門前的白楊樹上了！」

「嘎！」大家都有些顫抖了。

法喜失蹤的事實，終於證明了青太娘的話是確實的；當然，金寶嫂的死，是自作自受；是不值得哀悼的了。

中午時候，楊四爹得着消息，慌忙地趕到雨花寺裏來搜查了一遍，憤憤地道：「該死，我冒着烈日，辛苦地捐募來的二百零八個銀角，也給他帶走了！」

這小小地村落裏，一切都依舊，祇有那橋上乘涼人的嘴裏，却多了一件評論的資料了。

空白页

錢紳士的消夏

時間已經是下午一點三刻了；那間用綠色湘簾團團圍住的精雅的臥室中，時時透出一縷如霧如雲的鴉片烟氣息。我們如果能變做一個小小蚊蠅，或是無論甚麼小小的飛蟲，從那縷烟氣出來的方向飛進去，一定可以瞧到那架花梨大床中，躺着那個灰黑色面皮上微微蓄着幾根老鼠鬚的紳士——錢土豪。

天氣這幾天真是熱極啦！難怪錢土豪上身赤着膊，脚上脫去了鞋襪，睡在那條細篾織成的竹蓆上，還是要那小丫頭替他頻頻地在背後搨着。——祇是有些不懂，他既然很怕熱，爲甚麼又歡喜烤在那盞火熱的小燈邊，在幹那「短笛無腔信口吹」的生活呢？

士豪接連打了幾十個呵欠，才把手裏的烟泡打好了；他趕緊裝上了烟斗，那短短的象牙筒子裏，便發出了一陣「沙，沙，沙」的奇妙的音樂來。

一縷烟氣又透出了竹簾，那竹簾幌了幌，立刻有一個花枝般的女人，婷婷地走了進來。那小丫頭也就很規矩地站立起來，喊了一聲「七姨太太」。

「怎麼啦，快要三點鐘了，還沒有過足了癮嗎？廚房裏說，一隻大肥鴨和一块火腿，已經是燉得稀花爛熟了。趕緊抽了幾筒，出去用飯吧！」七姨太很不耐煩地說。

「哦！」士豪點了點頭，「你可知道，我昨晚爲了前街金仁達的

那筆賬，一直算到四更天，才弄清楚；人是疲憊極了。怎麼不要多抽幾筒提提神呢！」

「你也不單是昨天一夜，那一夜不是伴着一盞烟燈，一面算盤過夜；耗子精似的，祇知道盤弄幾個臭錢！」七姨太回眸笑了笑，便在大床的那邊躺了下來。

「嘻嘻，要是我不去盤弄這些錢，你們這班人，今天這個要首飾，明天那個要衣料，叫我怎樣應付呢！」士豪涎着臉向她瞧了瞧。

「不錯，前天你不是答應我，給我買一隻金錶嗎，怎麼你又不說起了？」她嬌嗔着。

「答應你，總會給你的。——這幾天，我正想下鄉去找有根；上

次我替他到縣裏去講一句話，打贏了那場官司，無論如何那筆運動費是要向他要來的！……」

他沒有說完，七姨太喜孜孜地忙問道：「有多少呢？」

「二百說不定，一百五是七牢八穩的；你想，還不夠買一隻金錶嗎？」土豪說着，又提起烟槍，對准了火，沙沙地抽起來；立刻，把這大床的一切，都隱埋在乳白色的雲霧裏了。

土豪放下烟槍，很匆忙地提起枕頭邊的茶壺，呷了一口，又從鼻孔裏吐出了兩條白烟。然後伸過手去，很很地在七姨太的臉上刮了一下，「哈，哈，哈……芙蓉如面柳如腰，對此冰肌熱也消。……」

「做甚麼，你總是酸溜溜地，誰懂你的？」她又裝作惱怒地說，

「這種蓮花落，你祇能對着鄭太爺，朱大人這班人去唱。……」

「呀，不錯，昨天我已經答應他們，今年就在我們的花廳上，設立一個消夏吟社；明天準定要開會的，停一會要叫阿三去收拾一下啊！」士豪丟下了七姨太，倏地坐了起來，一面在抓他的腳丫子，一面自言自語道：「別的不打緊，祇是縣裏的第二科長秦立民也來的，這倒不可以太草率了！」

這時，他兩眼忒楞楞地望到竹簾外面，隱約瞧見一個矮胖的人影，在簾縫裏張望了一下。他馬上就認清，這是七姨太所寵愛的僕婦阿金。

「阿金，你做甚麼呀？」他喊着說。

「我來瞧瞧，可要開飯啦？」阿金滿臉堆着笑容。

「開到房裏來罷，酒，不要燙，再帶兩瓶冰凍汽水！」

七姨太也從床上走下地來，趔到梳妝臺前，拿起一枝象牙梳子，不住地在她那鴨屁股式的頭髮上，一梳一梳地梳着。

等到阿金把菜碗、杯、箸擺好，七姨太也已經在兩個玻璃杯子裏，拼好了汽水和黃酒；他們便在一隻角上坐了下來，開始用午飯了：

——一塊塊塞進嘴裏去的，是些鴨、魚、肉、火腿……一杯杯灌進肚裏去的，是些汽水、黃酒……黃酒……汽水。

小丫頭春香，仍舊用勁替他倆打扇。

他倆淺斟低酌了好一會，七姨太猛然又記起了剛才的話來。

「我要問你，你起先說的甚麼社，到底弄起來有甚麼好處呢？不是和去年那個施醫局一般，可以向人家去捐錢嗎？」她露出了一排白玉似的牙齒，笑眯着眼，「要是是的，那麼，你給一隻金錶，就不夠吧！」

「乖乖的，不要吵！」土豪捉過她的手臂來撫摸着，「這個，一時是弄不到錢的。——因為，新來的那位縣長，很歡喜做詩，他曾問過科長秦立民，本地有幾個會做詩的紳士？立民就把我的名字報了上去，所以，我特地組織了這個消夏吟社；過幾天，一定要設法把縣長也邀了來，入了社，你瞧，慢慢地和他聯絡起來，以後一定有好處！」

外面一陣擾攘聲，漸漸響亮地透進了竹簾裏面，直充進了他的耳鼓，不由得他也擱下了玻璃酒杯，豎起耳朵來傾聽了。

「甚麼事啊！」他說。

「誰知道呢！——春香，你去叫傅二爺進來，問問他看！」七姨太喚着小丫頭。

春香如奉了王命般，那敢停留！她馬上放下了手中的大葵扇，連跑帶跳地趕了出來。

外面雖然還是那樣地擾攘，可是，傅二爺穿着厚底鞋的柝柝步履聲，却漸漸地向內室走近來了。不久，竹簾又是一陣幌動，傅二爺已站在他的面前。

「傅二爺，外面發生了甚麼事啦？」他皺着眉頭問，意思似乎有些責備他沒有把大門看守得好。

「是那班鄰舍們，他們要我們立刻把前門空地上堆積着的那些垃圾，雇人來搬去；後門口由廚房裏流出去的那些穢水，也要設法將它除去，……」傅二爺戰戰兢兢地說。

「這是甚麼理由呢？」

「他們說，天氣這樣地熱，外邊瘟疫又利害，這些東西，都是疫病的媒介啊！」

「你對他們怎樣地說呢？——哼，這前門後門的空地，都是我家的產業，有誰可以顧問呢！況且，我們住的地方，離開那垃圾堆和穢

水溝，又是那麼遠，即使有瘟疫，也決計不會傳染到我們房間裏來的，爲甚麼要我們去雇人來搬除呢！哼哼，叫他們不要再吵了，否則，拿了我的名片，一個個都送進警察局裏去了！」錢土豪吐了一口氣，重覆舉起杯子來，把剩下的餘瀝渴乾了。

「是，是，是！」傅二爺很恭敬地退了下去。

七姨太這一天似乎沒有心思吃喝那些佳肴美酒，因爲，她祇是戀念着那隻金錶，恨不得立刻逼着他下鄉去，將那有根的一筆款子拿了來。

「你想，打算幾時下鄉去呢？」七姨太很不耐煩地又這樣催問了一句。

「下鄉嗎？今天是來不及了，你說甚麼時候去，就甚麼時候去！」
錢士豪已經喝得有些醉意了；笑嘻嘻地，回過頭去，要向她接吻。

「正正經經地說話，爲甚麼又做出這種賤相來？」——我說，這幾天還不算熱，你不如明天早晨下鄉去，那末，下午三四點鐘，便可以回來了！」七姨太竭盡生平的本領，在兩隻水汪汪的眼睛裏，表示出無窮的媚態。

「不行，明天消夏吟社要開會，怎樣來得及呢？」士豪很有點爲難的神氣。

「蠢人，你不是三四點鐘回家了嗎？他們跑來，大約至早也要兩三點鐘了，叫他等一會有甚麼要緊呢！」

「……」士豪不說甚麼，自然已經默認的了。

等他們吃得酒醉飯飽，房裏的一盞淡綠罩子的電燈，早已亮了許多時候了；於是，士豪仍舊躺下去燒鴉片。一邊和七姨太調笑，小丫頭仍舊是拿扇子替他搧着，搧着。

第二天七點鐘左右，七姨太因為有事在心，特別地醒來得早些；她使勁地在士豪腿上擰了幾把，才將他喚醒過來，士豪雖然是眼淚鼻涕，覺得非常難受，但是，他爲得要討好七姨太，所以祇能硬了頭皮忍耐着。

他照例第一件事，就是抽鴉片；然後，便由春香端進一碗燕窩湯來給他做早點。——而且，照例是由七姨太接過來，要一瓢一瓢地喂

給他喝。

「啊，這是甚麼呀？」當他吃到第三口的時候，七姨太就眼望着那隻銀匙，這樣叫了起來，「唉，好大的蒼蠅，怎麼這碗裏竟跌下了三四個？」

「廚房的增福說，這些都是後門口的穢水溝裏孵化出來的，無論怎樣趕也趕不走呢！」春香深恐加罪於她，忙推諉着說。

「胡說，廚房裏有這麼許多人，難道連幾個蒼蠅都趕不走！」他又躺下去抽烟了，「幸虧，這些都是偷飯吃的飯蒼蠅，吞下幾個還不要緊，否則，吞下了屎蒼蠅，那真要令人作嘔呢？快快去交代他們，以後要留意些！」

士豪把烟癮過足，衣服穿好；傅二爺也進來稟告：那小船已經泊在大門口了。

傅二爺當即替他收拾了鴉片傢伙，送下了小船；當士豪走過那垃圾堆時，不期然地吹來一陣臭氣，直衝到他的腦膜上，他感着非常的不愉快，險些要嘔了出來；但是，爲了七姨太的使命，他終於很馴服地鑽進那個二尺來闊的船篷。

船頂上烈日照着，河裏的水寂靜得一動也不動；上面是一把火傘張開着，嚇得一切的生物，都向有蔭蔽的地方藏躲起來，所以，這寂靜的環境，愈顯得寂靜了。

錢士豪把一磁缸的清膏燒去了三分之一，那船夫也把那小船攏了

岸，說是：「到了徐家堰了！」土豪把腦袋從船篷裏探出來望了望，果然，那有根家的草房，已歪斜地展開在他眼前了。

他抱着一腔希望，很勇健地跳上了岸，瞥眼就瞧見有根的母親，坐在茅簷下垂淚。

「喂，有根的媽；你的兒子呢？」土豪一邊脫下帽子來招風，一邊忙揩拭額上的汗珠。

「唷，錢老爺，你怎麼又在這火熱的天趕了來？」有根的母親站了起來，「唉，有根，就爲了錢老爺這筆運動費，一時沒法籌措，在這大毒日底下，奔來趕去跑了三天，現在是憂急出一場大病來了。……」

「甚麼話，這筆錢是前天就到了期了，我特別寬限了你們兩天，你們倒反而裝起病來嚇我了！」土豪說着，就想望草屋裏邊走。

「唉，錢老爺，請你做做好事啊！」有根母親忙攔住他，「他已經病得連話也不會說了，請你做做好事，不要再去逼他了！」

「所以，好人真做不得，我賠貼了許多轎錢船錢，到現在却連這筆運動費，都要我賠貼嗎？」土豪的灰黑色的面皮，也漸漸地泛了紅色了。

「錢老爺，這筆費用，決不要你老人家賠貼，祇要等他病好了，一定總可以設法歸還的！」——其實，我當初就和有根說，一隻老母雞被人偷去吃了就算了；祇有他，却偏偏要硬出頭，一定要打官司；如

今，官司雖然贏了，可是欠了這二百塊錢的債，還添了這場大病！……」有根的娘還是滔滔不絕地自管自嚙着。

「你說些甚麼！到底，我替他掙了這樣的面子，難道不值得二百塊錢嗎？」土豪更加有些憤憤了，「哼，不要多說了，甚麼病不病，我是不會受你們欺騙的！」錢土豪推開了有根的娘，直向草舍裏衝了進去。

一間簡陋的臥室裏，空氣非常的昏昧，污濁，循着那一絲細弱而急迫的喘息中找過去，便可以看出黑暗的室隅，擱着一張破舊的板床；那喘息聲，當然就是床上的病人發出來的。

錢土豪一眼望見那消瘦得祇剩一把骨頭的身軀，青黑色的兩頰，

凹下的眼眶，灰色的眼珠，焦黑的嘴唇，……雖然不能立刻認識他是誰，但是，從回憶中的一些印象推測起來，却可以斷定他是有根了。

有根一瞧見錢土豪進去，他那枯瘦的臉上，便現出了一重猙獰的暴容，而且，竭力提高他那微弱的聲音，似乎在恨恨地咒咀。

「哼，你是好人啊！……你還來見我……我當初不過失了一隻雞……你就勸我打官司，……唉，可憐，……我的田都賣完了，……你還想敲二百塊錢的竹槓，……我……我……我……我……」有根說着，還竭力想掙起來，「你要錢？……拿去，……拿去，……」他突然蹦跳起來，兩腳竟已跳出了板床。

有根的娘知道有些不對，急忙趕過去想抱住他，可是，就在這個

時候，有根忽然臉色一變，兩眼一白，向後面倒了下去。「啊，我的有根呀！……」接着，便是他娘的哭喊聲了。

這種可憐的景象，土豪看了也有些天良發現，覺得心頭有些顫動；不過，當他一轉念間，腦海中却又浮上一個七姨太的媚影，他的心也跟着橫了起來。

「既然這樣，我看你們錢是拿不出了，……門口柵欄裏的兩頭肥豬，讓我先拿回去做了利息罷！……」

有根的娘，已哭得昏暈過去，那裏會聽得錢土豪的說話，那裏會想到這個很心的土豪，竟做出這種喪心害理的事來。因此，當她悲傷得最起勁的時候，錢土豪早已吩咐船夫，捉了兩隻肥豬，開船回城去

了。

他在船裏，一半是經了剛才的恐怖，失望，一半是被這烈日的蒸鬱，以及早晨吞下的蒼蠅，門口臭氣的作怪吧，他漸漸覺得額角上有些發燒，肚子有些疼痛，嘴裏乾燥，四肢乏力。

「船夫，你有甚麼痧藥沒有？」他惶急地向船夫求救了。

「呀，老爺，我們是不備這種藥的！」

他躺在船板上，祇得竭力抽着鴉片，想把精神興奮些起來；一邊又記起了那個消夏吟社，不期然平平仄仄地謔着詩句，要想自己消遣自己。

直挨到四點半鐘，總算那隻小船回到自家的門口了；他肚子還不

停地一陣一陣疼。額上也燒得更加利害，嘴仍舊是乾燥，四肢仍舊是乏力。

他頹唐得站不起來了，終於由船夫上岸去報告了，由他家中差了傅二爺到船裏去扶了上來。

他勉強蹣跚進了花廳，祇見那班消夏吟社的同志們，已擠滿了一堂，一個個都在搖頭擺腦地咏哦着；士豪想起了他預定的計劃，才把精神振作了些起來。

「好了，錢先生回來了，我們就擬起題目來開手吧！」幾位詩翁都哄然迎着說。

「我，身體有些不舒服，今天……不能奉陪了！」士豪撫摸着自

己的肚子。

「那麼，錢先生還是請進裏邊去休息吧！」其中一位詩翁說。

「不，我在船中，已吟成了兩首，讓我寫出來，……塞了責吧！……」

士豪就提起了桌上的禿筆，歪歪斜斜地寫的是：

「苦熱二章，卽呈 消夏吟社諸同仁削政，並乞賜和！

何事天公竟不仁，驕陽肆暴虐吾民？

劇憐隴畝躬耕者，汗出如漿茹苦辛。

★ ★ ★ ★ ★

晴雲烘日似嚴刑，欲避炎威乏繡屏；

我本無能心惻隱，要擎赤手救生靈！」

「佩服，佩服，錢先生非但是一位詩翁，並且是一位關心民瘼的慈善家啊！」詩翁們又嘈雜地讚美着。

土豪正想掙扎着，回到內室去，忽然傅二爺又趕了出來。

「老爺，太太說，可要去接大夫？」傅二爺垂着手在聽命令。

「不要，你且扶我到裏邊去，服些痧藥再說罷！」

消夏吟社的同志們，看見主人患了病，大家也就沒精打彩地散了

○

這一天晚上，土豪的病更加沉重了，竟至上吐下瀉，鬧得全家都亂嚷嚷地，後來，大家知道神氣不對，祇得瞞着他，替他去接了夫

人來；可是，已經遲了，這位大詩翁不能再認他的歪詩了。

祇有花廳的大菜桌上，用一條白銅戒尺壓的那張「苦熱」詩原稿，有時被微風吹着，還不住地發出幾聲瑟瑟地繁響來。

星火

素來爲幾個走方步的老先生所排斥的新青年華新吾，這天他參加了外交請願團，剛從執政府門口的槍林彈雨中，逃了一條生命出來。他懶懶地在街上走着，腦袋裏永遠是模模糊糊地，但看見眼面前有無數白的小旗，不住地幌動；地上仿佛全是躺着死傷的市民，殷紅的血，儘是在他們四周流着，流着，他的耳中嗡嗡地，又彷彿全是弱者的呼聲。他慚愧自己沒有和他們一起躺着，祇是不時地舉起拳頭來咬牙切齒地喊一聲：「奮鬥！」

他十分無聊地蹣進了R胡同的自己的家裏，迎面就遇着了他父親的包車夫阿發；他怔了怔，便同道：「阿發，怎麼老爺今天沒有上衙

門去？」

「去是去的，祇是車子拉到半路上，就聽見人家說，有不少的學生，手裏執着白旗，正在攻打執政府，所以老爺便叫我拉回來了。」

「老爺此刻還在發怒呢，爲了這件事！」阿發很憂愁地訴說着。

新吾自己也覺得好笑，怎麼這樣糊塗，自己的父親現充着堂堂執政府的參事，今天既然鬧了這樣的亂子，當然不能進府去辦公了。

他慢慢地轉到內室的屏門邊，一眼瞧見他的父親，正躺在一張沙發上；一面抽着水烟，一面氣憤憤地在向他的母親說話。

「這還成個甚麼樣子！執政的衙門，平常人也可以隨意闖進去嗎？哼，光說執政，便是大總統的代名詞；大總統，又不是和從前皇帝

一樣的身分嗎？唉，這班該死的王八，聽說已經被衛隊打死了不少，真是死有餘辜……」

新吾驟然聽見他父親這種議論，險些兒要哭了出來；不期然地輕輕喊了一聲道：「可憐！」

他的父親被他的說話聲，把一顆腦袋吸引了轉來，驀然瞧見進來的是自己的兒子，馬上就如火裏加上了油，很很地用着他的右手，在沙發上拍了一下，怒吼地咆哮起來。

「畜生，你說的甚麼！——哼，這大半天，你又混在甚麼地方？……」

「我，我在執政……府……請願！」他不願向任何人說謊，祇得

吞吞吐吐地實說了。

「嚇，那還了得，你也到執政府去嗎？暴徒，叫阿發給我送去槍斃！」父親暴跳得雙腳蹬。

「父親，請你息怒，我們並沒有做出甚麼暴動，不過去向執政請願，希望他對於外交上謹慎些，不要喪失中國的權利罷了！」新吾戰兢兢地說。

「胡說，執政和他的屬下，那一個不比你們多吃幾年飯，那一個不比你們有學問，還用得着你們去請願！哼，哼，你靜靜兒瞧着罷！……」他的父親氣憤得祇在小室中踏方步。

「執政，執政的腦袋裏祇有個人的權利思想，他那喪權辱國的外

交，差不多要簽字了；我們難道儘可以瞧着他把中國拍賣給人家，不和他說句話嗎？……」新吾彷彿又看到了剛才死傷在執政府門前的同胞了，不自知地又慷慨激昂起來。

「哼，你簡直在和我爲難！你的糊塗夢快去醒醒吧，我問你：你每天吃的飯是那裏來的？嚇，要是你們把執政打倒了，別人還能給我一個參事嗎？一個人頂要緊的，便是吃飯，管他賣不賣國！你不賣國，人家不給你吃飯，你還能生活嗎？哼哼，糊塗夢快些去醒醒！」父親又踱到了那張紅木桌子邊，當即重重地把桌子拍了一下。

他被他父親一陣壓迫，一時想起了亡國之痛，禁不住撲簌簌地滴下無數的眼淚來：「我……我……我……我情願……沒飯吃……餓死……我

……不忍……眼瞧着我們的中國……亡給外國人……」

「好，好，你就給我去餓死，我這裏用不着你！」父親將水烟筒重重地朝桌上一擡，擄了一擄袖口，哭喪着臉，趕到新吾的面前，一把將他的衣襟扯住了：「滾出去，你去向你的中國要飯吃罷，免得被執政知道我家裏有這樣一個暴徒，將來害我受處分！」

新吾頓時覺得這家庭中充滿着的惡空氣——殘暴、自利、無恥……也不下於執政政府門前所看見的。他悲哀得簡直要把一顆心搗碎了；而他眼前的一個同情者呢？就祇有一個毫無能力，甚至連發言權都沒有的母親。

他的一股青年的銳氣，使他不忍在這悲慘的家庭中停留片刻；他

老是垂下了頭，在打算他離開家庭的計劃。他想：「可憐的母親，也是這家庭中的一個被壓迫者；她平日受了父親的委屈，全靠自己在她的身邊，才使她略微得到一點安慰。要是，這一次真的離開了家庭，怎能拋下了她，讓她永遠受苦惱呢！……」

「裝甚麼死相！」他不提防父親的怒吼，又如霹靂般地起來了，「你既然有造反的本領，還怕甚麼？……滾……滾……立刻給我滾出去！」

「走便走，……算甚麼呢！……」他終於壓不下自己的傲氣了。

母親擔心着新吾真的會被他父親驅逐了出去，連忙顛巍巍地趕上來勸解：「新兒，你怎麼這樣的沒有規矩？父親偶然說了你幾句，也

用得着這樣地鬥嘴；去，你還不給我到書房裏去用功！」一面又扯住他父親的衣袖道：「你也何必這樣生氣，孩子們做錯了事，祇要慢慢地教訓教訓就是了！」

那知父親聽了這話，却格外地咆哮起來了。他怒髮冲冠地道：「都是你們婦人們，溺愛不明，以至養成了他這種脾氣！現在，你也不必多管閒事。哼哼，要是我再不將他驅逐出去，將來又做出這種大逆不道的事，你能擔當那「滅九族」的重罪嗎？」

新吾的父親已變得如一隻瘋狂的野獸一般了，他力竭聲嘶地喊着：「阿發，快把這逆種送進執政府去槍斃！」一面自己早已把袍褂脫下，重行一把將新吾的領口拉住了，拚命地向門口奔出去。他的額上

全是黃豆般大的汗珠。

「唉，你可是真的要我的命嗎？你要驅逐他，不如將我也一起驅逐了！」母親緊緊地跟在後面哭喊着，可是，她的一雙小脚的能力總是趕不上他們。

碰的一聲，殘忍的父親，早已把大牆門碰上了；門裏面，祇有母親的嚶嚶的啼哭聲。

「你……情願眼看着滅九族嗎？……」他的耳朵裏，彷彿還聽見父親向母親這樣叱責着。

新吾的眼淚流不盡似地流着，可是，他的勇氣，不肯使他儉安苟且，向一個頭腦不清的人面前求饒；因此，他祇得禱祝着懦弱的母親

的康健，默然離開了他十九年來相依的家庭。

「到甚麼地方去呢？」這問題又在新吾的腦中盤旋了不少的時候。北京是萬惡的發源地，當然，他是不願再逗留了；可是，到K省？到D省？那邊還不是一樣的烏烟瘴氣，去了又有甚麼希望呢？他把全中國都思索遍了，然而青年人，那裏還有一片乾淨的容身之地呢？何況，剛被家庭驅逐的他，袋裏連一個沙殼子也沒有！

他正在躊躇，忽然那包車夫阿發急急地從後面趕了上來。他以爲父親還有些不放心他，真的打發阿發來送他進官廳中去辦罪了。那知阿發却很和悅地走上前來：「少爺，你打算到那裏去呢？」

「我，沒有地方去啊！」新吾很不在意地說。

「依我想來，C省不是有你的舅父在着嗎？你何妨就暫時到那邊去呢！」阿發竟替他想出了一條生路來。

他才如大夢初醒一般地覺悟了，他說：「C省的腐敗，實在也不是我願意去的地方；不過，既有舅父在着，對於我的求學問題，或者總有方法可想的了！」

「是啊，少爺，你的志氣我真佩服！可是，隨牠社會怎麼樣的腐敗，我們青年人，總應該負着勇氣去奮鬥，去改革牠，怎麼可以避開在一邊，不敢到那邊去呢？」

新吾真料不到這包車夫，竟會說得出這一番澈底的話來；正在疑惑，忽然阿發已在懷中掏出了一疊鈔票，塞在新吾的手裏了。

「這一點，是我的積蓄，請你拿了去，即刻離開北京罷——唉，中國已經給這些大人物弄得這樣糟了，要是我們這些新青年再不興奮起來，轟轟烈烈地改造一下，還有自由獨立的希望嗎？——再相見罷，無論如何，請你不要灰心！……」

阿發的話還沒說完，早已一縷烟似地跑了回去。新吾手中握着那疊鈔票，正如做了一個大夢，他雖然因了四周的灰色而悲哀，但是，他慶幸我們中國的下層階級中，尚有一個阿發那麼的人，在他的臉上，不覺也露了一絲笑容出來。

於是，新吾便急匆匆地趕到車站，買了一張車票；預備到他舅父所在的C省去。

好容易，在旅途中奔波了三天三晚，總算已到了C省，總算已找到了他舅父的公館了。他十分膽怯地踏進了門，竭力模仿着C省的口音，謬然地向那老門房動問了。

「喂，管家，你們老爺在家嗎？」

「老爺，在省長公署有公事，還沒有回公館。——你是甚麼人呀？」門房故意把「省長」兩個字特別提高，似乎要想將他嚇退似地。

「我，我是他的外甥，從北京來的！」新吾說着，便掏出一張名片給他，「你把這名片拿進去，我就見你們太太罷！」

「哦，甥少爺，那麼，請罷！」大約老門房記起了在北京做官的姑老爺了，所以頓時改換了一種卑躬屈節的神氣。

由門房引導，到了內室；新吾見過了舅母，很快地把一切預備着的寒暄話都說完了；正在手足無措，坐立不安的當兒，幸喜他的舅父踏着八字步進來了。

「哦，原來是你，到了一會了吧？」舅父脫下了帽子，很傲慢地說。

「是的，到了一會了！」

「怎麼，你信也不給我一封，忽然到這裏來了！——可有甚麼事情發生了嗎？」

「沒有甚麼事情發生！不過……」

「不過怎樣？」

「……不過，爲了一件小事，觸怒了父親，所以，母親叫我避到這裏來！」新吾知道他的舅父，一定也不願聽到他請願的事的，祇得粗枝大葉地敘述了幾句。

「哼哼，很好，想不到非孝生義，竟會傳播得這樣快！可是，你到這裏來，又打算怎樣呢？」舅父的面孔，似板一般地永遠沒有一些兒變動。

「我仍舊想讀書，祇是，離家時錢帶得很少，所以要請舅父幫忙！」他在無可如何的時候，也祇得把自己不屈不撓的性子壓服了下來。

「讀書，你在北京不是好好地有書讀嗎？哼，偏偏要自作孽！况

且，觸怒了父親，不可以向他賠罪嗎，怎麼竟自管自地走了？哼，不是我多嘴，你的母親也真糊塗！」舅父捧了水烟袋，在室中怒沖沖地踱了一會，又說，「你還當我很有積蓄吧，老實告訴你，在這幾年來，馬亂兵荒，一家的衣食尙敷衍不過，那裏有錢供給你讀書？」

新吾知道舅父誤會了他的意思了，連忙糾正道：「不，我並不是要舅父拿出錢來給我讀書，不過，我知道舅父對於教育界裏很有交誼的，所以，……想，……請舅父幫忙，給我介紹一個工讀的學校！」

「你不是有意要坍我的台嗎？哼，一個省公署科長的外甥，倒要做起工來了，這不是有意要坍我的台嗎？」

「唉，舅父，那……那是……決不會存這種心思的！」新吾頓時煩亂得說不出一句話來了，「舅父如果怕我坍台，或者我就……離開了這裏吧！」

「離開這裏，到那裏去？——既然來了，姑且住幾天吧！」舅父皺着眉頭，把水烟袋放到桌上去，立刻有一種強烈的震動聲，傳入他的耳膜。

從這天起，新吾便蘊着一腔怨憤，在這黯淡的舅父家裏，挨過了兩個月的苦悶的光陰。

一天傍晚，舅父剛從衙門回到家裏，就把新吾叫進他的書房裏去；笑嘻嘻地對他說：「新吾，你前回不是和我說，要想進學校讀書嗎

？」

「是，是的！」新吾看見他舅父的態度，非常和悅，全不像前幾天的樣子，倒有些莫明其妙了。

「那是很好的！現在，有一個機會，——是省長的意思：他因為本地M中學，狠命地在宣傳一種邪說，常常要反對我們所做的事；動不動，就排了隊，扯起白旗，到我們公署裏來瞎鬧。所以，他想派一個親信的人，混進M中學去讀書，不但一切的費用，都是省長擔任；而且，如果能將他們的秘密探得了，或是拿到他們宣傳邪說的證據，報告了省長，包你還有天大的好處！——你願不願意幹，趕快仔細想一想！」舅父十分謹慎把這段話說完了，兩眼直望着新吾，似乎在等

他的回答。

新吾雖然不明白其中的秘奧，但是，他是一個有爲的新青年，怎能幫助那些貪官污吏，去做一個間諜式的學生！因此，他思索了一會，很想用一個「不」字，答覆了他的舅父。然而，他是知道得很清楚的，M中學並沒有甚麼邪說在宣傳，他們不過是本着救國的宗旨，暗地努力着革命的工作罷了。他想：M中學裏的教員學生，一定和自己是志同道合的；要是到了那邊去，當然可以多結交幾個同志，幫着做我們所應該做的事了。至於，委託我的職務，我不照他們的命令去做，他們又有甚麼方法呢！他這樣想了一會，便很鬆爽地答應了一聲，

「願幹！」

「噲，那才是一個有出息的孩子啊！」舅父兩手在腿上一拍，笑吟吟地歡呼起來了，「包在我身上，升官發財，妻榮子貴，……你的
一切新生活，就從今天開始了！」

三天以後，新吾已被送進了光明的，偉大的M中學了；在那裏，他重覆呼吸到了他所需要的新鮮自由的空氣。

這一天，第一堂上的課，是「不平等條約研究，」他預先聽見同學們說，「這講義是李興發教授自己編的，他是一個能說能行的志士！」新吾被這句話所感動，由於欽慕心的強盛，早就想見見這位教授了。

一陣橐橐的皮鞋聲，一個穿着西裝的中年人，已挾了講義，跨上

了講壇。新吾兩眼直盯盯地注視着，總覺得他的面貌非常地熟識，不過，一時却記不起他是誰。他想着，想着，立刻在他的腦膜上，展出一幅他離家時的圖畫來：一個中年的車夫，怎樣地贈鈔票給他做旅費，怎樣懇切地勸勉他……他仔細地回想那阿發的面貌，簡直就是這李教授的模型。於是，「難道李教授曾做過車夫嗎？」「難道阿發有當教授的資格嗎？」這兩個問題，便在他的腦中盤旋了一個小時。而最使他不懂的，不知道爲甚麼，那李教授也屢次地在向他注視着。

下課以後，他還在課室裏發怔，忽然校役喊着他的名字，叫了進來：

「華新吾君，李教授請你去談話！」

他默然地跟着校役，卽向教員寓所走去；不一會，到了李教授的房門口，他便輕輕地推進門去，不期然地對着那李教授行了一個鞠躬禮。

「啊，華君，你認識我嗎？」李教授很閒適地將西服的領口整了整，笑嘻嘻地說。

「噯，有些……面善……可是，記不起了！」

「哈哈，你還記得你家裏的阿發嗎？」

「記得的，先生……莫非……」

「是啊，我就是阿發呀！」

新吾詫怪的呆住了，兩隻眼睛裏儘流露着「疑惑」的火光。

「怎麼，你有些不相信嗎？」李教授重覆又接着說，「我告訴你罷：我並不是一個真的車夫。祇因為，這幾年來眼看着軍閥的專橫，外人的侵略，曾經抱定大志，蓄意要援救中國。並且，我也很明白，我們同胞中真是坦白無私，而有血性的人，還是要到無知識階級中去找，所以我從國外回來，一方面在各學校任着教科，以便領導青年們走上奮鬥的路上，一方面却又常常扮作苦力，實行到民間去祕密鼓吹，務使民衆了解中國的危急，以及個人的責任，大家可以起來救國。

——這就是我在你家當了三個月包車夫的緣因！」

新吾被李教授這種大無畏的精神所激動，頓時感覺着自己的渺小，而自悔對於以前的阿發太淡漠了。

過了半晌，他才迸出一句話來道：「敬愛的先生，從今以後，我願意跟着你走我們該走的路！」

李教授道：「好，這裏的同學們，幸喜都是我們的同志，一切事都可以公開；不過，到外邊去，却要絕對的祕密，因為，那些帝國主義的走狗，媚外的官僚，却不容我們做救國的事啊！」

新吾點頭應着，便退了出來。

他是寄宿在校裏的，所以很快地過了兩個月，他僅僅祇有兩個星期日，是住在他舅父家裏過夜的；他既不明白舅父的近況，舅父也和他十分地隔膜了。

有一天，新吾剛下了課，忽然舅父家裏派了一個僕人到校裏來，

並且拿一封信，說有要事，囑咐新吾即刻請了假到他家裏去。

他深恐舅父起了疑心，祇得依照囑咐，跟着僕人回去。可是，在路上，他却是惴惴地祇怕發生了甚麼變故。

他走進了書房，舅父便問道：「新吾，兩個月了，委託你的事怎樣了？」

「我……我……我祕密地在偵探呀……不過，我……新進去的，他們……有甚麼事，……都不給我與聞，……所以……」他吞吞吐吐地說了一次從來沒有說過的謊話。

「哦，這也難怪你，祇是，你總得敏捷地進行啊！」舅父的答話，不料到是這樣地和緩，新吾才放了心聽他的下文，「你知道嗎？省

長已向北京保舉我做本省的交涉使了。以後對於外交方面的進行，或許又會惹起那些無知的學生來瞎鬧；最好，你要從中設法破壞，或是拿着他們搗亂的證據來告發。——啊，你不要忘記呀，我們都是吃着省長的飯，總要竭力幫助省長才是！」

新吾真不忍再聽這些不知廉恥的話了，他幾乎想執起桌上的那塊大硯台來，向這個祇知利己，不知國家的老東西面前擲了過去。幸而轉念一想，又覺得自己以後的責任正重，怎麼可以孟浪從事呢！於是，他祇得把一股憤恨之火，拚命壓抑了下去，借了別種事由，告辭了出去。

「好了，新吾來了！」當他剛跨進校門，便有幾個同學迎着他道

：「今天因有重大事務要討論，此刻由同志會召集打算在大禮堂開會，請你趕快去出席吧！」

果然，他一眼望到裏面的大禮堂裏，已擠滿了同學們，個個人的面上，都露着憤憤不平的氣概，把這環境中的空氣，變換得異常地嚴肅。

新吾剛才坐定，就有一個同學登台報告道：「同志們，你們知道新近省公署的科長郭直，特任爲交涉使的祕密嗎？現在，據我們的暗探報告，這全是那貪污叛國的郭逆，自己出的主張，他想勾結了昏庸的省長，將我們城外周圍六百英里的一塊官地，祕密地抵押給某國人的。同志們想想看，這事對於我國的領土權，將受怎樣的損失啊？所以

，召集了諸位，要討論一個挽救的辦法。」

主席剛報告完畢，下面早已磨拳擦掌慷慨激昂地議論起來：

「先給他一個警告吧！」一個說。

「不能，賣國賊，簡直宣布了死刑罷！」又一個說。

「實行暗殺，可有人附議！」又一個說。

最後，李教授才站起來發表意見道：「對於賣國賊宣告死刑，我很贊成；不過，你們可知道，這幾天來，那郭直警備得何等嚴厲，非但在他住宅附近，佈滿了便衣軍警，而且，除了他的親信，一概不准走進住宅裏去。這暗殺的任務，怎麼地下手呢！」

新吾聽了這番話，回憶起剛才的情形，彷彿在他舅父的門口，的

確看見有許多彪形大漢在徘徊着。可是，他却始終不料到他的舅父，竟會自私自利，喪心病狂到這步田地。

他的一股青年的熱血，直衝到他的心頭，使他立刻狂跳了起來。他說：「這件事諸位不必煩心，一切都由我一人擔任！我老實告訴了諸位罷，我實在就是那賣國賊的外甥，而被他派來偵探秘密的間諜。現在事機危急了，我要救中國，我願意犧牲了一切，做一個大義滅親的好青年。諸位，請你們和我握一次最後的手，我們就此分別了！」

同志們一個個走上前去和他握手；李教授也解下了自己的一枝寶貴的手槍，鄭重地贈了給他。

「中國萬歲，華新吾萬歲！」的喊聲，把這青年的新吾，雄糾糾

地送出了校門。

第二天的報紙上，同時登載了兩條重要新聞：一條是新任交涉使被刺身死。一條是M中學的教授李興發和學生華新吾失蹤。——這事件的暴發，正如陰霾晦暗的黑夜裏，驟然閃爍出一星光茫的烈火；使人認清了新青年的偉大。

一個月以後，南方的革命軍中，却增加了兩個強健的武裝同志。

鄉下老爹的箱子

鄉下老爹在上海住了一個多月了。他這次的旅行，雖然樣樣省儉，但是，當他整裝回里的前一天，拿了一架算盤來的的篤篤地一算，不覺把他嚇了一跳。原來一點也不多，一點也不少，整整地已用去了五十三塊雪白的大洋錢。

「啊呀，這還了得！五十三塊錢，不是我們鄉下人一年的伙食嗎？不得了，不得了，趕緊回去罷！」這便是鄉下老爹回鄉的動機了。

他一邊在整理行李，一邊又在暗想：不如趁這一晚的空閒，再到馬路上去走走罷！要是碰到了甚麼便宜的貨物，販些到鄉下去發賣，或者還可以撈些旅費回來啊！

主意打定，鄉下老爹猷猷地抽着他的毛竹潮烟管，大踏步地向馬路上走去。

等他回到小客棧的時候，大家但見他肩上負了一大包，手裏提了
一大捆，滿頭流着黃豆般大的汗珠，一喘一拐地十分疲憊的了。

「老爹，你買了這許多東西，可是拿回家去做送貨的嗎？」茶房
看見他進來，忙搶上前去問。

「不，不，我預備帶回去販賣的。——上海祇有這東西，比我們
鄉下要便宜四分之一。我已經預算過了，雖然祇販了二十塊錢，可是
，拿到鄉下去，足足有二十六七塊錢好賣，這不是一轉手就撈回了六
七塊錢嗎？哈哈，有甚麼生意再比這賺錢的嗎？」鄉下老爹放下了他

的大包小網，樂得把疲倦都忘記了。

茶房一向知道他是一個大獸子，在他自言自語的當兒，早已一溜烟地跑了出去。

鄉下老爹滿心歡喜，悄悄地把他販來的貨物，很小心地統通裝進了那隻大竹絲箱子裏。

第二天清早，鄉下老爹買了兩個大燒餅來果了腹，便自己揹着箱子，一逕跑到火車站去買了車票。及至做好了行李，他便安閒地走進車箱，照着他向來趁航船的老法子，蜷伏在一隻角子裏，自管自地打起盹來了。

火車漸漸地移動了，車箱裏的旅客們也高談闊論地，漸漸嘈雜起

來，再加上那些賣茶葉蛋，五香牛肉……的聲調，唱得愈來愈響亮，老爹便又悠悠地被他們吵醒了過來。

他隨手在衣袋裏摸了摸，喜得那用賸的三塊四角錢，仍舊很安穩地在着。然後再把那車票和行李票，一同掏出來細細地瞧了一瞧。

「啊，不對呀，我的行李是一隻大竹箱，怎麼他們祇寫行李一件？停一會到了站，他們不會掉換一件給我嗎？唉唉，豈有此理，他們竟欺我是鄉下人，這樣地愚弄我，真豈有此理！」鄉下老爹頓時起了疑心。

在他對面坐着的張麻子，本來是一個游手好閒的人，當然，不必等老爹開口，早已看出他是一隻傻氣十足的肥鄉豬。他想，今天好買

賣又找到了。

想着，他便迎合鄉下老爹的心理，很慇懃地道：「老先生。可是票子打錯了嗎？」

「是啊，我正要向你請教呢？」老爹隨手把那張行李票遞了過去，「你瞧，我明明是一隻大竹箱，他們怎麼祇寫行李一件呢？」

「呵，讓我瞧瞧罷！」張麻子很快地把那張行李票接了。心裏却又在想，「一隻大竹箱，這裏面一定是那獸子買回去的貨物，或許還值得幾個錢。哼，我又不是獸子，到了我的手裏，豈可放他過門？反正，我自己的箱子裏祇有一雙破皮鞋。」

張麻子一面打量着，一面慢吞吞地從自己身邊掏出自己的那張行

李票來。這其間，尤足使他歡喜的，就是：老爹的行李票上，也印得很清楚，是到K站的。

「這是沒有關係的。你瞧，我的這一張還是一隻大皮箱呢。他們也祇寫行李一件啊！」張麻子把自己的行李票，給鄉下老爹瞧。

「哦，真的都是這樣寫的！」

張麻子趁老爹把行李票遞還給他的時候，手術很輕快地早已將兩張行李票互相掉換過了。

火車一站一站地到達，鄉下老爹依舊在打他的盹；賣食物的依舊高叫着……一切都如舊，祇有那張麻子的心裏，萬分急切地盼待那火車快些開到K站，以便早一刻發掘那大竹箱裏的寶藏。

過了一會，車役在車箱裏叫起來了：「K站到了，K站到了！」
鄉下老爹急忙整了整衣服，跟着旅客們跑下了車，來不及地趕到行李房門口，等待行李運進來，可以首先領取。

但是，他到底是上了年紀了，那裏擠得過那些年青力壯的人；因此，他雖然首先到了行李房門口，結果，却反被他們擠落在六七排以後了。

他但見亂紛紛地，拿鋪蓋的拿鋪蓋，取箱子的取箱子，自己却終於擠不上前去。好容易，前面漸漸地散開了幾排，他便勉強從人叢中伸進一隻手去，把行李票交給了木欄以內的人。

「喂，老先生，箱子一隻，快拿去！」不一會，裏面的人便提着

箱子，向他這樣叫。

「嘎，這隻箱子不是我的啊！」他看見拿出來的，是一隻白色的紙皮手提箱，不覺有些發怔了。「我是說，票子上不寫清楚，一定要弄錯的！」

「喂喂，怎麼還不拿去！」那人催着問。

「你們弄錯了，這隻箱子不是我的！」老爹更加叫得響亮了。

「我們是憑票上的號碼的，你的票上是716，那箱子上貼着的也是716，那裏會錯呢？」

「哼哼，你們有意想吞沒我的東西嗎！不要看我是鄉下人，就是警察廳裏，我也有人認識啊！」

「好好，你叫警察廳裏的人去找尋罷，這隻箱子，你要便拿去，不要，我們也不管了！」那人把箱子擱在他的面前，真的自管自地走開了。

鄉下老爹沒有法子好想，祇得自認晦氣，沒精打采地提了箱子，慢吞吞地打算走出車站去，那知他剛走到鐵柵邊，就有幾個警察阻止他道：「慢點，要檢查，要檢查！」

他再一回頭，便看見那張麻子，正站在他旁邊，和另外一個警察在爭執着；而放在張麻子腳邊的，却就是自己失去的那隻大竹箱，於是，他歡喜得便要走上前去認領了。

「哼，你忙甚麼！」一個警察向他說，把手提的藤鞭向他漾了一

樣。

鄉下老爹仍舊退下幾步，沈默着，一聲也不敢響了。他又聽見另一個警察向張麻子道：「鑰匙呢，快，快，快，快拿出來！」

「鑰匙，失去了，可以不檢查嗎？」張麻子哭喪着臉說。

「不能，非檢查不可！沒有鑰匙，就把那鎖門扭斷了，也可以！」

鄉下老爹又趁機會向前擠上一步，他想說，「這箱子是我的，鑰匙在我這裏！」但是，馬上又有一個提槍上刺刀的兵士，走過來將他向後一推，「你做甚麼，這樣來不及？哼，哼，你不怕這刺刀嗎？」鄉下老爹便瑟瑟地顫抖着，一動也不敢動了。

祇聽見「拍」地很清脆地一聲，那隻竹絲箱的鎖門已經扭斷，箱蓋也隨着開開了。

「嘿，原來你帶了許多偷稅品，所以假裝說鑰匙失去了。嘿，好狡猾！」警察冷笑地瞪着張麻子。

張麻子連自己也不知道箱子裏藏着的甚麼東西，連忙瞧了一瞧，才瞧清楚，却是半箱沒有貼印花的捲烟。

「要罰，要罰！你不知道火車上的章程嗎？每一個人至多祇能帶五十枚！」警察將張麻子扭住了。

「罰，罰多少呢？」張麻子臉上的麻點愈顯得凹凸分明。

「照例，是罰二十倍，這許多，至少四百元！」一個警察拖住張

麻子走了，「反正，到特稅局裏，總可以知道的。走走！」

鄉下老爹嚇了一跳。這時候，他非但不敢擠上前去，竟故意地退到牆角裏了；爲的是恐防給張麻子瞧見。他心裏想：「塞翁失馬，安知非福！」於是，張麻子却代他受罪了。

中華民國十八年一月初版

謠言的來源 (全一冊)

(定價銀五角)
(外埠酌加郵費匯費)

不 准 翻 印

著者 呂 伯 攸

出版者 世 界 書 局

印刷者 世 界 書 局

發行者 世 界 書 局

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暨各省 世界書局

